

社会观察

大抄底

IT界 ORIENT 系列编辑
FROM FRESHING

最好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微软，谷歌，雅虎，盛大……

当所有人都说“抄底”时，即有人已在其中获利。

谁是下一个纳斯达克巨头？

谁最优秀，谁最优秀？谁最优秀？谁最优秀？

IT界 ORIENT 系列编辑
FROM FRESHING



目录

Content

- [战争是天大的喜讯](#)
-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凯旋门”](#)
- [硝烟中铺就“金”脉1](#)
- [硝烟中铺就“金”脉2](#)
- [硝烟中铺就“金”脉3](#)
- [四面触角的金融帝国](#)
- [玩经济危机于股掌1](#)
- [玩经济危机于股掌2](#)
- [抄底“幽灵黄金”1](#)
- [抄底“幽灵黄金”2](#)
- [谁动了繁荣的经济](#)
- [洗劫财富的美国](#)
- [大企业时代来临](#)
- [钢铁大王卡内基“乞丐变富翁”](#)
- [冷酷无情的洛克菲勒1](#)
- [冷酷无情的洛克菲勒2](#)
- [顶着道德光环的摩根1](#)
- [顶着道德光环的摩根2](#)
- [欧洲灯火熄灭](#)
- [大国崛起之谜团解析](#)
- [石油：战争的宠儿](#)
- [华尔街：伴随硝烟腾飞](#)
- [杜邦公司：贩卖死亡的商人](#)

战争是天大的喜讯

公元600年前，阿尔凯奥斯这个流浪的古希腊贵族与诗人就给我们发出这样的忠告，“创造城市的不是遮盖着华丽屋顶的房屋，也不是砌筑完美的石墙，不是运河，也不是造船所，而是人们利用机会的能力。”

那么，抛却人道主义及对社会致命性的毁灭，战争有没有给人们带来机会？

在“动乱的风暴”中，风雨飘摇的扁舟只要找到安全的避风港，学会适时出击，就能牢牢抓住战争中若隐若现的黄金命脉。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家族能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大发战争横财。其崛起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而布下天罗地网广度与深度也让后人望尘莫及。如果说谁是抄底之王，我们更愿意把这顶桂冠送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

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怎样的金手指，能够从一个籍籍无名的犹太小卒成为在世界纵横捭阖的金融寡头？《货币战争》一书如此虔诚地论述，“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钟表一样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欲望，以及基于这一切的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和天才的预见力，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货币战争》把罗斯柴尔德家族视作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性经济族群，恪守规则的组织，天衣无缝的行为，分毫不差的理性，这些都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登上财富宝典的重要砝码。

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理性人，也没有绝对的理性族群。与其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集智慧、天赋、纪律于一身的金钱犹太先知，不如说是祸起萧墙的王室纷争与硝烟弥漫的绵绵战火，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迅速崛起与蹿红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再加上罗

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贪欲所催生的大无畏精神，这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攻破资本围城的“杀手锏”。

当很多人还在内部争斗、战争的漩涡中挣扎，并战战兢兢寻找合适的保护伞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在炮火轰鸣中勇敢踏上财富列车。难怪老罗斯柴尔德的夫人（Gutle Schnaper）在去世之前说道：“如果我的儿子们不希望发生战争，那就不会有人热爱战争了。”借着战争的东风，河东河西或许也就是只是弹指一挥间。

在未结识威廉王子之前，梅耶·罗斯柴尔德的履历简单并无超凡之处：

家族：罗斯柴尔德。如果没有梅耶•罗斯柴尔德的出人头地，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平庸或许还将延续。不过，出生于1744年的梅耶•罗斯柴尔德改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正常轨迹。从此，罗斯柴尔德在历史名册上熠熠生辉，它的分量不亚于高居权力巅峰的王位。

家庭背景：父亲摩西为金匠和放贷人，为梅耶留下些许财富，使得梅耶不至于白手起家，成为梅耶原始积累的一部分。

相貌品行：典型的希伯来人，身材修长，小点状黑胡须，戴有假发。长相不够风流倜傥，也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但梅耶精明能干，并有着过人的经商天赋。

教育经历：父亲摩西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主要角色，摩西去世后，13岁的梅耶在汉诺威欧本海默家族银行当银行学徒，梅耶如鱼得水，掌握了大量金融知识，并结识了一些位高权重的政府要员与财大气粗的金融家，其中，冯·伊斯托弗将军成为他扩展人脉的重要枢纽。

婚姻：与犹太人区某位上人的女儿古特里•斯切纳波尔结为夫妻，生有五女五子。或许，连古特里•斯切纳波尔也没想到，她旺盛的生育能力，出色地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开枝散叶，成为其

夫梅耶向欧洲各国放出的利剑，为日后金融帝国的打造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基础。

职业：子承部分父业，买卖古董，兑换钱币，并经营棉织品、烟酒等生活用品。“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梅耶歪打正着，他的古董生意让他有了取悦威廉王子的资本。

创造一飞冲天的奇迹，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站在现实的土壤中，在梅耶平淡无奇的简历中蕴含着种种蓄势待发的因子：人力、物力与财力，一旦在恰当的时机点燃导火索，离罗斯柴尔德璀璨时刻也就不远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凯旋门”

弗雷德里克默顿这句话已被人们在评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时广为引用，“在他们（罗斯柴尔德）的眼里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口号和宣言，也没有牺牲或荣誉，他们忽略了这些迷惑世人的东西，他们的眼中只有垫脚石。威廉王子是一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度意气风发的威廉王子，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中所布下的棋局中，也不过是梅耶不停地用古币喂出来的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

作为王位继承人，威廉在1760年成为小小汉诺郡的独立统治者。威廉王子不仅嗜权如命，还对财富爱不释手。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他对战争乐此不疲。因为，借助战争，他可以自己手中的军权作为抄底的老本。

战争频发时，军队成为各国亟需的“商品”，尤其像英国王室此类军队“市场”匮乏的国家，一旦对外战争爆发，他们的军队需求将会极度膨胀，于是催生了军队“市场”的衍生物品——租赁军队。天生嗜财的威廉王子打着“维护和平”的幌子，向各个国家兜售“租赁军队”，赚得盆满钵盈，最多时高达两亿美元，威廉王子也由此获得“欧洲最冷血的贷款鲨鱼”的绰号。当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比起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资本市场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威廉王子的“抄底”则是小巫见大巫，虽然他也擅长抄战争之底，但他也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抄底的一颗关键棋子。

威廉王子对收集古币有着浓厚的兴趣，恰恰做古币生意的梅耶找到了投靠威廉王子的突破口。在法兰克福，梅耶碰到了在威廉王子宫廷中做事的冯·伊斯托弗将军。经由将军引荐，威廉王子逐渐对这个把古币谈得头头是道，多次把稀世金币卖给自己的梅耶有了好感。

我们大都听过壁虎断尾求生的故事。壁虎遭遇敌人袭击时，不得不忍痛断尾，以有机会置之死地而后生。作为一个古币商人，罕见的古币无异相当于梅耶的身家性命，但他更懂得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

诱饵越丰厚，上钩的鱼就越大。作为威廉王子，权力上能呼风唤雨，财富上也是坐拥金山银山，但恰恰被“嗜好”二字迷惑了心智。梅耶“以小失换大得”，小小金币俘虏了威廉王子的“胃口”。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梅耶的东风只是一张薄薄的，谦卑布满字里行间的请求信，“我将会履行对您的各种诺言，而同时我恳请得到王子您最宽厚地优先授权而成为王宫代理人。我将永远奉献我所有的能力和财产为王子服务……如果获得这项使命尚需讨论，我希望得到商业上的尊重，同时，这将会使他在法兰克福建立他的财富。”威廉王子终于向梅耶伸出了橄榄枝。1769年9月21日，威廉王子正式任命梅耶为宫廷代理人，而梅耶也在自己的招牌镶上王室盾徽，罗斯柴尔德的名称从此也有了更为华丽的修饰——黑塞·汉诺公国王宫代理人。

然而，“黑塞·汉诺公国王宫代理人”的身份只是徒有其表，威廉对梅耶这个工于心计的犹太人仍然心存芥蒂，王宫代理人所给他的也只是小恩小惠。心急如焚的梅耶只能隔着玻璃门，看那些深得威廉信赖的经纪人在汇兑生意中赚得不亦乐乎，他不得不袖手旁观，却妒忌得两眼喷火。

1785年，威廉王子的父亲弗雷德里克二世突然去世，威廉王子顺理成章继承黑塞·卡塞尔王位，成为兰德格雷夫•威廉九世。梅耶再次感到他依附的威廉是棵摇钱树，不过遗憾的是他只在威廉的信任边缘地带徘徊，难以进入威廉的信任心智。1787年，梅耶“故伎重演”，把大量古币、纪念章等稀世珍宝以吐血价卖给威廉，威廉的防线逐渐崩溃，梅耶再次提出成为威廉代理人的请求。经过多次反复，直到1790年，梅耶终于接到了将“2000泰勒汇给王宫代理人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通知。

倘若只是代理人，梅耶建造金融帝国还是痴人说梦。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德国与英国的贸易戛然而止，商品的稀缺性导致进口商品物价飞涨，梅耶趁机从英国运来大批商品贩卖。借助革命这个支点罗斯柴尔德家族转动了金融帝国的杠杆。

到180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声名鹊起，成为法兰克福犹太首富，梅耶也获得罗马帝国皇帝授予的“帝国皇家代理”的头衔。“帝国皇家代理”成为梅耶在各国无障碍通行的金牌，他在资本上长袖善舞的才技不再拘泥于小小的法兰克福甚至德国，而是在欧洲各国运用自如。

上帝的福祉很快借助战争降临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身上。意气风发的拿破仑当政了，不少欧洲统治者对其战战兢兢，当拿破仑宣布“要把赫思—凯瑟（威廉王子家族）从欧洲的统治者名单中清除出去”时，威廉王子在逃亡丹麦前，把价值300万美元的现金交给了梅耶。

有人称，这是梅耶的第一桶金。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隐隐于朝”的低调，到底那笔交易是否梅耶的第一桶金，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借助威廉这块垫脚石，梅耶最终完成原始积累，踏上争霸金融的征程。梅耶的五个儿子——阿姆斯洛、所罗门、内森、卡尔和杰姆斯，像罗斯柴尔德家族伸出的五个吸盘，分别在法兰克福、维也纳、伦敦、那不勒斯和巴黎攫取财富，他们各自独木都可成林，同时又枝蔓纠结，财脉、人脉交错，在金融界织成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家族作战的优势凸显的淋漓尽致。

1812年，梅耶在去世之前，曾立下措辞严厉不容置疑的遗嘱。如此森严的遗嘱在今天看来是保守古板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其中的“家族通婚只能在表亲之间进行”还违背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1）所有的家族银行中的要职必须由家族内部人员担任，绝不用外人。只有男性家族人员能够参与家族商业活动。

（2）家族通婚只能在表亲之间进行，防止财富稀释和外流。（这一规定在前期被严格执行，后来放宽到可以与其他犹太银行家族通婚。）

（3）绝对不准对外公布财产情况。

（4）在财产继承上，绝对不准律师介入。

（5）每家的长子作为各家首领，只有家族一致同意，才能另选次子接班。

任何违反遗嘱的人，将失去一切财产继承权。

在梅耶的厚黑学中，兄弟间的密切合作，避免内部罅隙的产生是罗氏帝国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不能忽视的是，“天时”与“地利”更是罗氏帝国得以施展拳脚的大背景。宏观环境尤其是恶性的宏观环境，是残酷而无法凭借一人之力扭转的，永远有人在悲观时更悲观，在狂热时更狂热，有人冷眼看世界。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是乐观者，也是冷眼看世界的人，战争才是天大的喜讯，也才是家族翻身或是崛起的“凯旋之门”。他们太需要战争这个可以将财富放大无限倍的催化剂，来满足他们无穷无尽的贪欲；他们渴望“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

硝烟中铺就“金”脉1

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

战争给人类带来最无情残酷的礼物，但“战争使多数人流血，却养肥了少数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黄金大道就是铺就于硝烟和血腥之中。

盛世卖古董，乱世买黄金。由于战争的侵入，大量企业倒闭，民不聊生，诸如古董、高档奢侈品很容易在枪林弹雨的摧残下灰飞烟灭。然而，战争却难无法抑制马斯洛需求中的最低需求——生理需求。同时，无论是主动发起战争还是被动卷入战争的政府，还要不一切代价甚至大举借债为军队提供枪支弹药等军需品，从而陷入银行的债务漩涡中。贩卖亟需物资的商人及成为政府债主的银行家，如果能够巧妙在战争的刀刃上跳舞，就可坐收战争渔翁之利。即使是权力机构，战火迫在眉睫，又能拿落井下石的商人与银行家怎么样？罗斯柴尔德曾如此嚣张，“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在特殊的语境，权力得不低下它高贵的头颅，向资本俯首称臣。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整个欧洲大陆的王室，他们的出身再高贵，也感到了平民力量的势如破竹之势。欧洲各国君主人人自危。罗斯柴尔德家族却暗自窃喜恶。翅膀硬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威廉不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威廉的历史使命即将终结。他们将凭借出色的资本运作在欧洲各个国家穿梭，满足参战政府的需求，并从中获得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惊人回报。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的财富聚集只能集腋成裘；现在一旦融入战争的元素，他们无疑可以创造暴富的神话。

嫁给路易十六的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曾因对她饥肠辘辘的百姓喊出“如果他们沒有面包吃，就吃蛋糕吧”的口号而一举成名，也因“过于招摇”被最先被革命党推上断头台，这让很多法国贵族胆战心惊。大批的法国贵族逃亡国外，之前他们所用于标榜身份的贵族血

统成为最大的累赘。法国的革命群众瞄准了世界的版图，要把他们的革命成果蔓延到全世界。不仅威廉开始担忧革命会蔓延到德国，所有的欧洲君主都被这场来自群众的战争搅得焦头烂额，他们开始组成君主联盟来抑制法国革命的蔓延，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对此感激涕零，“不仅每一块领土上的君王和任何形式的政府，而且每一个拥有任何财产的个人，或者已经通过上帝而被赐予任何财产或通过继承或其他途径而获得任何权力的人，都必须意识到一直以来日益猖獗的犯罪……这场战争是对所有国家、所有形式的政府，甚至所有形式的个人财产，以及一切人类社会秩序规则公然宣称的世界战争，这已被法国糟乱的状况和国内的荒芜，还有把相似的状况传播到整个世界的狂怒决心所清晰地证实。”

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同样应该对君主联盟感激涕零，战争落下的火星越大，他们的生意就越兴隆。梅耶拿着“帝国皇家代理”的通行证，承担了大量金融和贸易生意。尤其是1975年，法国攻克荷兰，导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瘫痪，欧洲各国的生意急切寻找避风港，最后锁定到法兰克福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趁机抄底，大量财富尽收囊中。

战争对社会的破坏几乎是致命性的，这使得消费的缺口越来越大。在梅耶看来，财源如同艳丽的奇葩在战火中绽放着诱人的光彩，德国有着茂盛的财源，法国有，英国也有，而凭他一人之力根本难以面面俱到。于是他派出五个儿子在欧洲各国攻城略地，无论是在伦敦、法兰克福还是维也纳，每一颗星星之火都奇迹般地成为燎原之势。

19世纪初，梅耶的第三个儿子——内森开始向外拓展，“在法兰克福市已经没有让我们所有人一起施展才能的足够空间了。”语言不通的内森到英国时，恰逢拿破仑实施大陆封锁，以出口见长的英国，其商品不再畅销欧洲大陆。内森与在法国安营扎寨的弟弟詹姆斯联手，瞒天过海，巧妙把英国货物销往欧洲各地。来自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马车暗藏玄机，有一个夹层装满咖啡、棉花、砂糖、葡萄酒等产品，通过多佛海峡运往法国，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的运到欧洲各国。胆大的内森在拿破仑的眼皮底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尤其是1810年6月15日颁布了这样的法令：法国需要某些商品，黄金和白银被允许限量带入法国。在法国的格拉弗林，法国政府还专门开辟了一块地区用于官方默认的走私行为，内森的“走私”行为逐渐合理、合法。

硝烟中铺就“金”脉2

在英国，财商超群的内森还充当了他父亲梅耶的洗钱大本营。我们知道，梅耶幸运地得到了威廉王子的一大笔财产，这也正是法国军队挖地三尺都要得到的财富。内森与梅耶里应外合，把这笔巨款从曼彻斯特运到伦敦，并把其当作内森在伦敦打开黄金之门的敲门砖。而梅耶的黑钱也被梅森洗成了白钱，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免去了灭门之灾，实在是一箭双雕，妙不可言。

随后，英国不再被动防守，并制定了迎战法国的计划，远在西班牙的英军急需大量黄金充作军饷。早在1809年，威灵顿将军就向政府求助，“我们急需资金.....军队的薪酬已经被拖欠了两个月。我觉得英国内阁简直对我们在这里的状况无动于衷.....如果政府支付不起战争的费用，那么，对于政府来说，放弃我们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战事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但英国政府碍于东印度公司的黄金价格过高，准备观望一段时间。内森得到这一宝贵消息，以威廉王子的巨额现金抢先买下这批黄金。同时，军情紧急已容不得英国政府观望，英国政府万般无奈只得从内森手中高价购买。内森又受英国政府的授权，把这批黄金运输到巴黎银行，把黄金兑换成西班牙英军可以接受的金币，最后送到英军手中。内森运送黄金有功，得到大笔酬劳。

不过，与内森之后的大手笔相比，这些还只是初试牛刀。拿破仑曾这样教育他的士兵，“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内森的鸿鹄之志远不是做一个“走私”商品的暴发户。他的理想似乎比拿破仑更为远大，要做控制将军的将军。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几乎到了谈“罗”色变的地步，“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世界金钱市场的主宰，当然也就是几乎所有一切其他事物的主宰。他们实际上拥有以整个南意大利地区的财政收入作抵押的财产。（欧洲）所有国家的国王和部长都在聆听他们的教诲。”

水涨船高，威廉王子气数已尽，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日中天，而同样让欧洲很多国家闻风而逃的拿破仑，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又一个垫脚石。站在巨人的肩上，罗斯柴尔德家族摘到了更为丰硕的果实。

1815年6月，决定欧洲格局决定性战争——滑铁卢战役到了关键性关口，拿破仑拿出了全部家当，法军骑兵和全部预备队都押在这场战役上，而全力抵抗的英荷军团的心理防线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滑铁卢战役不但对于欧洲政治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大发战争财的金融家与商人同样至关重要，他们最关注的是战况，因为他们将根据战况来决定他们该做出什么样的交易行为。

谁先获得了最准确、及时的战况，谁就能在金融交易中掌握主动权，甚至获得控制整个国家财务的机会。幸运之神的光环再次笼罩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头上，内森在第一时间获得了拿破仑战败的消息，大肆抄底被贬得一文不值的英国债权，一跃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有人称，精明的内森仅仅在6月19日一天就赚了20倍，“超过拿破仑和威灵顿在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的总和！”人们一再把财富与金钱作为战争的罪魁祸首，不过，对于极少数社会精英，战争恰恰是他们源源不断的敛财机器，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位列此类社会精英行列。

硝烟中铺就“金”脉3

那么，内森到底有何德何能，可以先天下获知拿破仑战败的消息？迄今有多个版本在坊间流传，其中《货币战争》描写的最为绘声绘色：

到傍晚时分，拿破仑的败局已定，一个名叫罗斯伍兹的罗斯柴尔德快信传递员亲眼目睹了战况，他立刻骑快马奔向布鲁塞尔。当罗斯伍兹跳上了一艘具有特别通行证的罗斯柴尔德快船时，已经是深夜时分。这时英吉利海峡风急浪高，在付了2 000法郎的费用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水手连夜帮他渡过了海峡。当他于6月19日清晨到达英国福克斯顿的岸边时，内森亲自等候在那里。内森快速打开信封，浏览了战报标题，策马直奔伦敦的股票交易所。

.....

稍事片刻，内森冲着环伺在身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交易员们递了一个深邃的眼色，大家立即一声不响地冲向交易台，开始抛售英国公债。大厅里立时一阵骚动，有些人开始交头接耳，更多的人仍然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相当于数十万美元的英国公债被猛然抛向市场，公债价格开始下滑，然后更大的抛单像海潮一般一波比一波猛烈，公债的价格开始崩溃。

这时的内森依然毫无表情地靠在他的宝座上。交易大厅里终于有人发出惊叫：“罗斯柴尔德知道了！”“罗斯柴尔德知道了！”“威灵顿战败了！”所有的人立刻像触电一般回过味来，抛售终于变成了恐慌。

.....

经过几个小时的狂抛，英国公债已成为一堆垃圾，票面价值仅剩下5%。此时的内森像一开始一样，仍然是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他的眼睛以一种不是经过长期训练绝不可能读懂的眼神轻微地闪动了一下，但这次的信号却完全不同。他身边的众多交易员立即扑向各自的交易台，开始买进市场上能见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

6月21日晚11点，威灵顿勋爵的信使亨利·珀西终于到达了伦敦，消息是拿破仑大军在8个小时的苦战后被彻底打败了，损失了1/3的士兵，法国完了！

《货币战争》中的内森权威、理智而深藏不露，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中。他借助拿破仑的滑铁卢，向如坐针毡的债权人制造了危机假象，致使大多数债权人将手中的英国债券悉数抛出，随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低价购买英国债权，直接控制英国政府的财权。

除了《货币战争》惟妙惟肖的描绘，还有几种有关内森快速致富的版本：

拿破仑战败时，内森就在离战场不远的山丘上，他亲眼目睹了拿破仑战败的经过，立刻乘马车到布鲁塞尔，连夜过海，赶在英国政府信使之前抵达伦敦，从而在短时间内对滑铁卢战况形成信息垄断；

还有版本称，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名为罗斯伍兹的信使，买下了刊登滑铁卢战况的荷兰报纸《Gazette》，并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内森手中。

.....

历史不能复制，真相到底如何，从纷繁复杂的文字记录中，我们难以得知内森到底如何获得这足以改变英国资本格局的战况。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在伦敦的内森先别人一步得知英军胜利的消息，大抄大幅缩水的英国债券的底。

仅仅凭借滑铁卢这一战役，内森不但控制着英国公债的价格还牢牢控制住英格兰银行。内森像一把尖刀，直接插到英国的心脏，以至于内森如此趾高气扬，“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这个人就是我！”

令拿破仑背上耻辱柱的滑铁卢竟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凯旋门，这个在外人看来深不可测的家族，轻轻转动财富的密码，就牢牢控制英国政府的经济命脉，而财富的密码就是让世人深恶痛绝的战争。

四面触角的金融帝国

1815年，战败后的拿破仑恍然大悟，他成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代表的金融家的棋子，“当一个政府依赖银行家的金钱时，掌握着局势的便是银行家，而不是政府的领导人，因为给钱的手始终高于拿钱的手。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胃口被战争撑得越来越大，他们不仅要把罗氏的旌旗插在德国、伦敦的领地，他们想把整个欧洲都纳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范围，他们的目标是用神圣的金权代替神圣的君权。

在《圣经》中有“一碗红豆汤换长子权”的故事。按照古代法律，只有长子才有权继承家中的全部财产，而其他儿子双手空空。有一户人家，次子雅各熬了味道鲜美的红豆汤，长子以扫又渴又饿，想喝一碗红豆汤。雅各提成以长子权作为交换。以扫爽快答应，“人都要饿死了，长子权抵不过美味的红豆汤，你拿去好了。”雅各仅用一碗红豆汤就换得了以扫的继承权和财产，事后以扫后悔不迭，但已为时已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本游戏中，以“一碗红豆汤换长子权”的事件屡见不鲜。

在欧洲的政治中心维也纳，梅耶的次子——所罗门凭借“措辞考究，巧于恭维”，很快混入维也纳的上层社会，并想法设法与奥地利外交部长梅特涅相交甚好。在所罗门的金融大业里，梅特涅扮演了威廉王子的角色，借助梅特涅这把利剑，所罗门很快攻破罗马帝国王室——哈布斯堡王朝的警戒。野心勃勃的梅特涅为了提高奥地利的霸主地位，打着“保卫和平”的幌子四处征战，而这是以巨大的军费支出为代价的，使得原本衰弱的奥地利雪上加霜。于是，所罗门的银行成为梅特涅的保险箱，奥地利王室从所罗门的银行获得大笔银行贷款。

同内森异曲同工，所罗门逐渐成为奥地利王室最大的债权人，并先后收购维克联合矿业公司和奥地利—匈牙利冶炼公司等举足轻重的

公司。到1848年，奥地利的财权已完全落入所罗门手中。与内森的雷霆之势相比，所罗门在奥地利的资本侵略战是渐进式的，而梅特涅和奥地利王室如同温水慢煮的青蛙，在所罗门送出的红豆汤里悠哉游哉，并在不知不觉卖出了自己的部分“长子权”。

滑铁卢战争后，法国虽是战败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法国只是经济凋敝与丧失大片领土，还不到一蹶不振的地步。在梅耶的小儿子詹姆斯看来，战败的法国仍是一块令人馋涎欲滴的肥肉。

拿破仑执政期间，詹姆斯就在巴黎建立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为西班牙革命提资助军费。法国战败后，执政者路易十八亟需大批贷款以恢复元气，但名声大噪的詹姆斯并没有在路易十八列出的金融家之列。

詹姆斯为此愤愤不平，决心要给法国贵族一点颜色看看。中国有句古语，“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大气粗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已远离梅耶要玩空心思用古币“献媚”威廉王子的时代，恐怕说他们“有钱能使磨推鬼”也不为过。

1818年11月5日，法国公债的稳健曲线陡然下滑，其他债券也受到株连开始走低。法国公债莫名其妙的下跌让投资者一头雾水，法国政府心存侥幸，认为这只是资本市场的自然变动。然而，阴霾越来越厚，法国公债跌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往往是流言滋生的温床，“拿破仑要复出了”、“路易十八要垮台了”、“新的战争就要开始了”等流言层出不穷，使得尚未走出战争阴霾的法国人心惶惶。法国政府如丧考妣，他们一方面担心众口铄金，流言会将法国人民刚刚恢复的信心击打得支离破碎；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债券继续下滑会削弱政府的融资能力，政府的财政将会风雨飘摇。

束手无策的法国政府四处求医，一贯被他们怠慢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了他们一根关键的救命稻草，詹姆斯一出手，法国债权的“跌跌不休”戛然而止，詹姆斯一跃成为法国英雄，不但跻身于法国上流社会，

还牢牢控制住法国金融。据称，詹姆斯的财富达到6亿法郎，而法国国王的财富也不过8亿法郎，法国其他所有银行家的财富加在一起也只有4.5亿法郎，詹姆斯成为法国无可争议的金融寡头。即便这样，法国政府还对詹姆斯在危机时刻的挺身而出心怀感激，而事实上，法国债券的反复无常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凭借雄厚的资本所导演的一场戏。自1818年10月，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购买大量法国国债，法国债券的价格被哄抬。到11月5日，他们又在同一时刻抛出大量债权，导致国债价格出现熊市。

在意大利，即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平庸的卡尔，一样把金融网络铺得令同行只能望其项背。在意大利，他建立了那不勒斯银行，为意大利提供了大量军用贷款，并成功成为意大利宫廷的财政主脉；在德国，留守法兰克福的大哥，因为在德国的辐射性影响力，成为德意志的首届财政部长，并被奥地利皇帝加封为男爵。

到19世纪中叶，曾经籍籍无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形成了以法兰克福为中心，向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辐射的金融网，从而缔造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金融和商业帝国。

战争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财道中的杀手锏，每当战争爆发，他们戴着天使的面具，向各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他们提供军事贷款的理由大都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无关，利润是他们的风向标，为了利润，他们手中的资本可以不辞辛劳地跨越国界，由此成为战争最大的赢家。

战后各国都面临着休养生息的需求，他们再次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也成为身价最高的救世主。资本为王，他们凭借在战争中所圈得的资金开办银行，在资本市场从事证券、股票交易，并扩展到铁路、钢铁、煤炭、石油等对国家发展生死攸关的实业。

玩经济危机于股掌1

华尔街上挤满了人，成千上万人抢先去银行兑换硬币。

——哈珀斯杂志

这是哈珀斯杂志对1857年经济崩溃的报道。这场发起于美国并蔓延到欧洲国家的经济危机，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金融家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当战争的号角越来越弱，他们难以依靠战争在世界财富中分一大杯羹时，他们就要在经济局势上做文章了。

到19世纪，这些在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金融家们，已经学会从经济危机中抄底了。1937年，由于美国铁路建设投机过度与英格兰银行控制黄金外流双面夹击，导致美国信贷紧缩，萧条持续了6年，美国大批企业破产，破产事件高达33000起，44000万美元付诸东流。对美国优质资产垂涎三尺的国际资本，趁虚而入低价收购美国大批优质资产，到1953年，外国资本已占到美国联邦国债的46%，各州债券的58%，美国铁路债券的26%。其中，在资本界呼风唤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受益匪浅。

然而，国际银行的黄金紧缩政策因为美国近况的发现而成了虚晃一枪，美国经济由于货币供应充足而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逼迫觊觎美国资产的国际金融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预谋制造“1857年大恐慌”。

19世纪，纽约州银行发行的纸币进入流通领域，为防止人们对纸币失去信心引发挤兑现象，纽约州要求银行以高等级政府债券来支持他们的纸币，但并没有对支票帐户做出限制，被银行钻了空子，开始大量增加支票帐户。

同时，“卖空”交易逐渐走进资本交易的行列。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每天只能进行两次交易，作为这种刻板的交易方式的补充，“路边市场”应运而生。在“路边市场”这个编外交易所中，随时可以交易，这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卖空”的产生。所谓卖空，指的是以特定价格卖出

自己并不拥有的股票，与买方约定30天或60天后交割。他推断届时市场价格会有所下降，自己可以以比事先约定价格低的价格买进，从中赚取利润。这正如我们去买某种型号的电脑，经销商并没有你想要的某种款式的电脑，但他既然收了买方的钱，就要保证在约定时间内把电脑给买方。那么，这个电脑经销商就是在卖空这台电脑，他必须在三个月之内把这台电脑从厂家买到。如果在这三个月内，电脑出厂价格下跌了，那么经销商就能从中赚取利润，反正，如果电脑出厂价格上涨，经销商就要赔钱。“卖空”交易的出现，大大刺激了资本交易泡沫的产生。

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铁路事业蒸蒸日上，仅从1848年到1858年十年，美国就建成了长达33000公里的铁路，与铁路事业“一荣俱荣”的铁路证券也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

国际银行家“见山开路”，趁机松开钱袋，让美国人民甩开膀子创造财富，美国经济逐渐升温并变热，等到美国泡沫越吹越大时，他们又来个急刹车，实施货币紧缩，戳破了这个被他们吹大的泡泡，美国又重蹈经济危机的覆辙：

美国企业出现倒闭潮，仅1857年就有近5000家企业破产；银行系统瘫痪，到1857年10月，纽约63家银行有62家停止支付；股市急剧跳水，铁路公司的股票跌幅高达80%，资本市场一片惨绿。

以“卖空”著称的利特尔，在资本市场中久经沙场，曾创造过将“莫里斯运河及银行公司”股票从10美元成功地拉升至185美元的辉煌，但也没有逃脱“1857年恐慌”的梦魇，不但赔得倾家荡产，也丧失了从事金融交易的机会。

通过制造“1857年恐慌”，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有了抄底的机会。而且，仅仅一年的时间，美国经济又大放异彩，这使不少抄底“1857年大恐慌”的金融家与企业家放短线就钓到了大鱼。至今风靡世界，在历次经济危机包括今天仍在蔓延的次贷危机中屹立不倒的摩根集团创始人——乔治·皮博迪，就发迹于这次罗斯柴尔德家族策动的经济危机。

玩经济危机于股掌2

1837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皮博迪来到伦敦，开了一家商号并顺利进入银行家的圈子。受美国经济泡沫的蛊惑，皮博迪也同样大量投资于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债券。到1857年美国出现经济恐慌时，皮博迪也被深度套牢。就在皮博迪欲哭无泪之际，英格兰银行为皮博迪提供了80万英镑的贷款，不但使皮博迪躲过了破产危机，还是皮博迪有机会大肆买进跌成“垃圾股”、“仙股”的美国债权。一年后，美国经济复苏，皮博迪手中的垃圾债券成为黄金股，皮博迪追随罗斯柴尔德家族创造了一夜暴富的神话，并为后来的摩根集团打下了厚实的根基。

与执着于金钱与控制权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同，经过病魔的袭击，晚年的皮博迪灵魂开始开窍，“当病痛袭击我时，我意识到自己不是不朽的。……我发现生活中有些人热心帮助贫困的人们，正像我一心想挣钱一样。”此后，皮博迪热衷于慈善事业，以至于文学家雨果给了他这样的评价，“这个世界上，有充满恨的人和充满爱的人，皮博迪属于后者，正是在这种人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笑容。”

但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脸上，我们看不到上帝的笑容，只有上帝的冷酷。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经济危机所带给他们的盛宴还不够丰盛，他们又转而寄希望于美国愈演愈烈的内部矛盾，而他们一手策划的经济危机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家族能够在世界版图上基业长青，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例外。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不看好美国经济，为美国摩根家族的崛起提供了良机，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控制全球命脉的计划也被粉碎。随着二战的爆发，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肆屠杀，使罗斯柴尔德家族损失惨重，大量家族成员被杀，资产被侵吞，有三分之二之多的金融机构灰飞烟灭。“成也战争，败也战争”。在二战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战争密码开始失效。看来梅耶的名言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也会失灵。二战结束后，冷战接踵而来，这并没有缓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困窘，罗斯柴尔德家族仅剩英国与法国的两个银行在运转。

二战结束后，和平时代来临，战争逐渐成为佐料，罗斯柴尔德家族家族的战争财道无用武之地，开始蛰伏。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就此沉沦，他们像变形虫一样适应环境，如章鱼般四处伸出触角以攫取财富的水草：上世纪70年代初，雅各布创建了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并购部，开始并购大战，一系列企业纳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版图；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进行改革，设立PLM全资子公司，经营连锁旅馆，著名的圣雅克大酒店即为他们所属；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另一位成员阿道夫，不但控制了美国洲际饭店，还投资建设了世界最高的滑雪场——梅杰夫滑雪场……

在媒体为王的今天，我们在大小媒体仍然难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踪影，他们始终如一的潜伏让旁观者很难深谙他们现在的“无形大道”。不过，在新秀层出不穷的今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昔日辉煌已是明日黄花，他们很难在世界的资本格局中呼风唤雨。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们在战争中所展现出的金融舵手的魅力。他们虽然没有如钟表般精确的计算，也不具备人们所流传的对世界的绝对洞察力与掌控力，但他们善于利用战机，也敢于在战争中寻找资本、市场的盲点，把他们的投资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无限放大。他们始终是当之无愧的“红盾牌”，这是因为曾经“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而罗斯柴尔德则是它的先知。”

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我们徐徐拉开了大抄底的帷幕……

抄底“幽灵黄金”1

序言中所讲的是马克·吐温的傻子有用论。如果没有傻子的盲目与从众，就不会有智者洞察低谷。可是，倘若所有的人都是傻子，世界会是什么样？

“当我们不知所措时，总能从历史中找答案。”1636年，荷兰掀起了郁金香投机狂潮，郁金香被炒成天价，“谁都相信，郁金香热将永远持续下去——世界各地的有钱人都会向荷兰购买郁金香，即使再高的价格他们也会愿意买。”在这场疯狂的博傻中，所有的参与者都自信还有比自己更傻的人，当最后一个傻瓜名额用光时，泡沫破裂导致了彻头彻尾的崩溃，人们几乎找不到逆势生存者。不过历史总是在进步，博傻逐渐走向博弈，宿命性的经济危机开始出现趁虚而入者。不过，同样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危机来临之前就学会抄底的智者。当然这样的智者不一定受欢迎。

无论对历史如何过滤，当人们追及1873年经济大崩溃的罪魁祸首时，总免不了把在华尔街发生的黄金操纵案拿上台面。

华尔街投机家古尔德与菲斯科因操纵这起弥天大案而一举成名，在华尔街的批评家看来，他们进行着最辉煌也最危险的举动，而这是他们所着迷的。古尔德是位精明而世故的投机者，对铁路股票有着近乎疯狂的热情，菲斯科则乐观而开朗，擅长营销，与老奸巨猾的古尔德相比，菲斯特则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当黄金的战争落下帷幕时，他输得一无所有，留下了“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最大的笑柄。

虽然这起神秘的黄金操纵案发生在经济恐慌之前，但这不妨碍我们把其看做作古尔德抄底美国黄金市场的行为。

时势造英雄。即使是古尔德这样的金融枭雄，在他布下天罗地网时，也是钻了法律、市场的空子，而精心布下的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金变局。古尔德与菲斯科着手布局时，有两个大前提：

一是美国货币条款的漏洞。在美国法律中，曾经有这样的条款，规定流通中的绿钞与黄金等值，但这会导致人们对黄金的大量藏匿，于是这一条款很快被废除。但还有一条条款即“对于那些必须用黄金履约的合同，也可以用等价的绿钞来履行。”这为古尔德进行黄金投机提供了前提。黄金的交易保证金非常低，通常投入50000美元就可以以期货合约购买价值高达1000万美元的黄金。

二是在市场上黄金流通短缺，同时黄金又是商业活动中重要的支付手段。贸易合同的签订与黄金交割有一个时间差，如果黄金相对于绿钞的价格下跌，贸易商就会受到损失。由此导致了前面所讲的卖空的出现，很多出口商都采用买空的方式获得利润，以弥补因合同所造成的损失。

因而，只要机会合适，古尔德就可以买下整个纽约市场上所有的黄金合同，那些贸易商由于经济压力而不得不卖空黄金，古尔德的计划就成功了。

当然古尔德的计划还需要政府的保护伞，想办法控制财政部金库里的部分黄金。财政部的金库里有1亿美元的黄金，一旦政府决定出售，势必造成黄金价格下跌，那古尔德这个“江洋大盗”的掠夺机会就会搁浅。

抄底“幽灵黄金”2

古尔德以面值150万美元的无保证金黄金交易合同获得了格兰特总统的妹夫——埃布尔·拉恩伯恩·科尔宾的好感。通过科尔宾的引荐，古尔德有了与格兰特总统接触的机会，古尔德煞费心机要从总统嘴里套出他对黄金的看法，并设法说服总统不要干预市场。而诚实的格兰特总统也答应科尔宾，没有他的指示，财政部不能进行任何非常规的黄金出售。

同时，古尔德还与科尔宾一同说服总统，让巴特菲尔德将军坐上纽约财务总管助理的职位，纽约财务总管助理具有下达卖出黄金指令的权力。事实上，巴特菲尔德将军是听命于古尔德的，有了巴特菲尔德将军这个内线，古尔德的胜券又增加了几分。

古尔德很善于“借力打力”，背靠政府这棵大树，原本崎岖的财路变贪图。的确，作为企业家，要有与政府打交道的艺术。对于本来就“生于斯、长于斯”的企业而言，更不可能抛开政府这个大的背景独自发展。企业家要发展，不可能离开政府，处理好政商关系，即能实现政府对自己的庇护，而且如果胆子足够大，计谋足够高明，还能让政府充当自己的垫脚石，实在是一箭双雕之举。

胆大的古尔德一面进行政府公关，一面暗暗购买黄金，菲斯克也被古尔德的游说之词——“除了声誉，什么也丢不了”而被拉下水，五六十名交易商也加入了这场他们不知就里的投机中。他们几乎把市场上所有的黄金都收购了，当在市场上买不到黄金时，古尔德就利用黄金合同继续买进合同。

在对外舆论上，他还有意无意制造流言，让人们相信，整个华盛顿包括美国政府都参与在这场交易中。尤其是“格兰特想要看到黄金价格飙升到1000美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购买黄金的疯狂交易中，医生、教师甚至农民拿出毕生的积蓄购买黄金，他们对古尔德放出的在今天看来可笑至极的谣言深信不疑。

黄金的价格越来越高，从130美元飙升到140美元、150美元甚至160美元，疯狂的价格及抢购潮让卖空的交易商心急如焚，他们不得不重新购买以赶在黄金价格之前平仓。著名的华尔街诗人斯特德曼还作诗加以讽刺：

哎呀！黄金价格是如何扶摇直上的啊/穿过华尔街，威廉街，宽街/美国的所有金币/都被掌握在一个巨手指挥的操纵集团之中——/它愿意支付数百万的黄金，甚至更多/它准备充当刽子手亲手杀死华尔街/在黄金交易所的地狱的上方/不谙世事的喷泉依然有升有落/但黄金竞价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响/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洋洋/就好像撒旦亲自插手一样/提高黄金的价格——每一分钟上涨百分之一。

古尔德在接受国会调查时，为自己如此辩解，“我并不想买那么多的黄金……但是所有这些人都加入到了卖空的行列；所以，为了维持金价，我必须买进，否则只能像一个懦夫一样退却放弃。他们会一直把黄金卖给你的。我从未打算买进价值多于400万或者500万美元的黄金……我并没有打算囤积黄金。”

疯狂还在进行，而古尔德已经从巴特菲尔德那里接到财政部即将出手黄金的消息。古尔德想要撤退，但他不愿意带着和他在同一个战壕里的菲斯克一起撤退，如果两个标杆一起撤退，那么人们的投资风向可想而知。他鼓励菲斯克继续买进黄金，而他则开始悄悄抛售，菲斯克买进的黄金恰恰是古尔德悄悄抛售。到黄金涨到165美元时，财政部发表了即将卖出黄金的公告。有人称，古尔德仅仅在14分钟的时间里赚了150万美元。

在华尔街，古尔德臭名昭著，他曾经的战友菲斯克对他痛恨地咬牙切齿，“除了一堆衣服和一双眼睛，便一无所剩”。古尔德所带来的幽灵黄金没有让繁荣延续戛然而止，却表明疯狂、贪婪已成了四处生长的野草，只要落一点火星，就能燃成熊熊大火。当抄底般的投资脱缰时，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谁动了繁荣的经济

1873年，著名文学家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问世，他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浮华而铜臭弥漫的奢靡时代，掠去浮华的泡沫，只剩下一堆冰冷的金子，就连空气中都充满了阴谋的味道。每当盛宴的音乐奏响，大多数人都一厢情愿地认为盛宴不会褪色。

同是1873年，挪威人阿莫尔·汉森（Armauer Hansen）在一处简陋的实验室发现了杆菌微体，汉森兴奋地向全世界宣告：这些杆状体就是麻风病的病源。原来，麻风杆菌不是不治之症，更不是背负着道德与宗教十字架的邪恶之源，它只是一类顽固而古老的疾病。经济的繁荣让人们的乐观情绪恣意蔓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如同麻风病，既可以治愈，更没有周期，危机的噩梦终将成为历史。

然而，还是在1873年，繁华出现断点，或许生与死之间仅隔着一线之遥。

经历1873年经济崩溃的法国人克莱门特·朱格拉认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一些简单的相互独立的事件，而是经济组织内在不稳定性、周期性重复发作的体现。”在他看来，没有发生萧条恰是因为某些方面出错了，而萧条来了则说明经济处于正常的轨道。这些经济学家的部分看法，在今天看来不乏荒谬甚至不着边际。

不过，正如熊彼特所指出，“正是他发现了新大陆，而在此之前，有些人已经发现了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未必是真理，但1873年崩溃之前，的确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繁荣，各国逐渐走出经济低迷的阴霾，搭上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由于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凯旋而归，德国获得法国50亿法郎赔款，及纺织工业发达的阿尔萨斯和煤铁资源丰富的洛林，德国的工业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幅员辽阔的美国，继续以铁路为着眼点发展经济，铺设新路线带给了美

国人乃至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无限诱人的利润前景；英国的经济发展也一日千里，从1868年至1873年，钢铁、煤炭、纺织出口增加，英国仗贸易顺差逐渐恢复元气。

工业文明以势如破竹之势冲击着先前经济萧条的藩篱。从1848—1873，整个世界贸易出现连续性增长，增长率高达260%，所向披靡的工业文明创造了惊人财富。然而，工业文明既是“印钞机”，也是洪水猛兽。繁荣背后，暗波涌动。经济高涨，政府又放任自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自动支配人们在资本诱惑下的贪欲，这必然会形成大部分人的盲目，投机泡沫逐渐膨胀，市场的需求即使跟在投资增长背后一路小跑，仍然难以与其并驾齐驱。一旦出现导火索，轻轻一戳，泡沫就会破灭。

更关键的是，19世纪70年代的危机已远远不拘囿于一个国家的战争。

资本实力的跨国扩张（如从1870年起，伦敦和巴黎市场上的外国证券价值超过了国内证券价值）及远距离交通、通讯的迅猛发展，逐渐抹杀了地域性的鸿沟。恩格斯说，“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

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有了更为厉害的竞争对手。全球化有了雏形，世界开始趋平，地球将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为持续运作的动态实体，这意味着以前意义的危机时期将会结束，危机周期将会拉长，危机的发生机制也将会从一国蔓延到别多和多国。

坚挺的泡沫越来越稀薄，终于到1873年绷不住了，泡沫破裂，大崩溃来势汹汹。1873年5月1日，恐慌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奥地利。奥地利的银行深陷铁路股票泥沼无法自拔，经济危机连同对危机的恐惧情绪又先后传递到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荷兰。终于到1873年9月8日，华尔街也没能抵挡如瘟疫般蔓延的经济危机，在这一天纽约仓库与证券公司先后违约。噩耗还在后面，9月19

日，杰库克公司的投资银行大厦在风雨飘摇中宣告倒闭，杰库克公司破产的示范效应在当时不亚于2008年雷曼兄弟宣告破产。《费城问询报》称，“如果听到在夏日的骄阳中突降大雪的折闻，也不会比听到这个消息更让人感到吃惊。”当库克公司破产的消息呼啸而来传到交易大厅时，“人群中爆发了一声惊叫，这声响似乎要冲垮经纪商所在的整个大楼，恐惧似乎抓住了每个人的心。”

标杆倒下，人们的侥幸及残存的希望轰然倒塌，更大的恐惧汹涌而来。在美国，纽约股市一泻千里，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公司倒闭，纽约证交所也破天荒的关门10天；德国是重灾区，过剩的生产能力导致钢铁、纺织、农业等行业遭受沉重打击；英国的竞争力也一落千丈，大批银行仍逃不过倒闭的宿命，1878年10月，格拉斯哥银行因负债1200万英镑倒闭，西英格兰和南威尔士银行也相继宣告破产，更深的萧条压得英国喘不过气。

崩溃或?就在一瞬间，大萧条却一直延续。那么，谁在为这场萧条埋单？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家都无一例难以独善其身。那些将经济哄抬到繁荣神坛上的企业家们，更是赔得倾家荡产。但是，1873年的崩溃已不是全军覆没的郁金香泡沫，有人在为这场恐慌埋单，还有人在萧条时勇敢接盘。

硬币具有两面，而经济危机也有两面。狄更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面前什么也没有，我们面前什么都有。”对于那些善于在危机中把握机会的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他们面前什么都有。

洗劫财富的美国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是源于中国草根文化的最草根的语言，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异曲同工，即倘若没有高风险的付出，就不会得到高回报。无论美国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也未能避免1873年经济崩溃的侵袭，但美国也凭借经济危机大量洗劫欧洲的财富。在整个洗劫过程中，美国始终以受害者的角色出现，以至于很多人错误地认为美国是个纯粹的受害者。星条旗流泪了，到底是受害者的眼泪还是鳄鱼的眼泪，可能是前者，可能是后者，更有可能是两者的混合。

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中指出，“大洋彼岸的欧洲人在美国股市崩溃中往往会将他们持有的美国证券低价抛售给美国人，美国人因此得以变相地洗劫了此时还远比他们富足的欧洲人的财富。同时，股市的周期性崩溃也将经济繁荣时期积累下来的泡沫挤出了经济循环，使得经受了考验经济个体变得更加健康，增加了免疫力。”

在对1873年经济崩溃的描述中，用在美国身上表示沉痛、同情的字眼更多，如“金融诈骗增多，投机倒把、谋取暴力行为猖獗，20%劳动者失业，全国各地频发游行示威，罢工浪潮不断”等，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也是这次经济危机的重灾区。

飞得越高，猝然坠落时，摔得就越惨。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与之前美国无节制的繁荣假象息息相关。美国工业尤其是铁路建设的发展，吸引了大量投资，将美国的工业与资本泡泡越吹越大。

资本最善于择“利”而居，往往从高处流至低处，以寻找更好的制衡点追逐利润。美国繁荣的铁路建设让外国的资本“心痒痒兮”，他们一拥而入，争先恐后分享美国繁荣的成果，最少也要抢一杯羹，这又把美国的铁路建设推上更为疯狂的地步。从古尔德、菲斯克到范德比尔特、德鲁，有无数人卷入美国最大的铁路和公司的伊利股票中。到1868年，整个华尔街都疯了，正如福勒所写：

整个市场只剩下了一个词——伊利，人们听到公开交易所（OpenBoard）的副主席乔治·亨里克斯以尖利的嗓音连续地报出国债、州政府债券、太平洋邮递、纽约中央铁路，然后突然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以更尖利的嗓音喊出伊利这个词的时候，一层阴影掠过他的脸庞，整个大厅颤抖了一下，接下来的十多分钟，大厅几乎变成了疯人院，持续了十多分钟。每个收报员和经纪人都立刻站了起来，尖叫着，挥舞着手臂。范德比尔特的每一个经纪人都成为一群人的中心，像一根指针一样，从左边转到右边，又从右边转到左边，挥舞着手臂，买入所有卖给他们的伊利股票。当主持人的锤子落下，他嘶哑的嗓子像雷鸣般地喊：‘完毕！先生们，如果谁再出价，我就要罚他款了！’伊利股价定在了80美元。此时其他的股票还没有开盘，人群涌向大街，大街上只听到‘伊利，伊利’。范德比尔特的经纪人已经下了买单，只要有伊利股票就全部买下。在这样强大的购买力下，伊利股价到中午12点的时候上升到了83美元。

仅从1865年到1873年，铁路总长度翻了一番，投资就高达20亿美元，而在英国筹集的资金就占到二分之一。大量的投资者被吸引到华尔街，数量非常多，以至于有人称他们一直排到了地平线的尽头。

大量资本流入也是双刃剑。少量的资本疯狂至多会毁掉一个或几个企业，当世界上所有的资本都聚集在一起并集体失去理性时，就会让整个世界创造的财富瞬间蒸发。

世界经济出现急刹车，美国经济也会出现报复性萧条，并由此爆发经济危机：先前成为美国经济增长强劲马车的铁路建设连续四年下降，铁路股票也纷纷下挫，许多投资者心痛得捶胸顿足。

不过，从美国愁眉苦脸背后，隐隐透着几丝幸灾乐祸。美国经济繁荣，除了凝聚着美国人的智慧和汗水，也是欧洲大量投资者大剂量注入资本营养水的结果，大量的债券和股票都进入欧洲投资者的钱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获得欧洲投资者的雪中送炭是以透支美国的未来为代价的。

不幸的是，危机爆发了，之前备受投资者吹捧的证券、股票成为鸡肋。从杰·库克公司在破产之前，曾向欧洲兜售北太平洋铁路的债券但无人捧场，可见一斑。在经济危机中，铁路股票价格下降了60%，欧洲人手中的美国证券资产总值下降了6亿美元，仅铁路证券就减少了2.51亿美元。欧洲投资者失望了，他们通过债券获得利息和其他收益的美梦破灭了。他们不仅对危机中的美国缺乏信心，更对美国的未来缺少希望，他们开始割肉，大肆低价抛售美国债券与股票。此时，接招的是美国，他们用低价把债券从欧洲人手中买回来。当美国经济复苏后，得意洋洋地向欧洲人彰显他们旺盛的生命力时，欧洲的资本按捺不住高价收购他们曾经低价卖出的证券。如此反复，美国屡屡得手，以危机为“幌子”，把其他国家的投资者玩得团团转，而其他投资者也甘心为美国作嫁衣裳。被美国屡屡得手，资本为什么不长记性？试想，世界的经济危机哪一次不是资本疯狂的结果。

历史的数据往往让人大跌眼镜，19世纪70年代竟是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十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7%，人均增长率为3.9%。虽然经历了1873年的零增长和1874年的衰退，美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昂扬的增长势头。这与欧洲投资者呕心沥血投资美国铁路建设不无关系，美国日益完善的交通大动脉为经济走向新一轮的发展提供了动力，铁路运输业异军突起。汤姆斯科特的宾夕法尼亚铁路也曾因为经济危机出现资金短缺，但汤姆斯科特一方面大幅削减成本，另一方面运输量增加，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净收益反而增加了。

而且，经济危机削弱了欧洲各国的生产能力，市场出现空白，美国制造业与农业也得到飞速发展：从1870年到1880年，人口只增长了26%，燃料消耗翻番，金属消耗增加了2倍，石油产量增加了4倍，制造业的产出的实际价值也增加了三分之二；钢铁产量一路飘红，到80年代初期，已经可以与英国平分秋色了。难怪美国著名的焦炭商亨利·弗里克认为70年代是个相当可怕的年代，他的焦炭产量在五年内增加了2倍；小麦、玉米、棉花等的出口量也分别增加两倍到三倍不等。

1873年，当人们从美国衰退的废墟上走过，看到的是经济萧条的前景。而今天，当人们站在美国经济的神坛上走过，看到的是1873年经济恐慌所带来的无限释放的能量。

大企业时代来临

天上会掉馅饼吗？

如果在合适的时间，你的手伸得足够长，就能接到上帝扔下的馅饼。在世界的经济周期中，这个上帝就是能够把世界经济摧毁得支离破碎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仅带来了破产、失业、流离失所等萧条，还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洗牌。在大洗牌中，盛行着“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竞争游戏，资源向强者手中聚集。如果能在危机中屹立不倒，手中又有足够的资金，就能达成物美价廉的交易，而且你还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你可以挑三拣四，把优质资产的价钱压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卖方仍迫不及待的要将资产出售。

稀少的刀俎，众多的鱼肉，这是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怪相，处在食物链上端的企业居高临下，看到了遍地的机会。在危机中，涅槃的是一个大企业时代的崛起。

即使在19世纪中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仍然有市场，“我们的晚餐不是出自屠户、啤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向他们祈求怜悯，而要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我们也决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谈论对他们的好处。”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力量迅速对成长路径的任何偏离加以纠正。然而，不顾一切的市场不仅让企业的规模越做越大，资本越积越多，也会对经济偏离正常轨道熟视无睹，经济危机爆发了。

经济危机中，“船小好调头”的中小企业没有任何优势，一个浪头打过来，他们就陷入破产的深渊，再无翻身的余地，这反而加剧了大资本吞噬小资本的机会。大资本与小资本已是冰火两重天，大资本打着“抄底”的旗帜满面红光，而小资本则愁眉苦脸等待被大资本吞噬。于是，垄断组织以一往无前的速度发展。

大生产一方面为逐利疯狂血洗中小企业，另一方面为明哲保身，他们强强联合成为一个垄断经济同盟，以独占生产和市场攫取高额利

润。卡特人、辛迪加、托拉斯都是我们常见的垄断组织。卡特尔指的是生产同类产品的大企业签订产品价格、销售市场、生产规模等方面的协定，从而在他们的行业形成一手遮天的局面；辛迪加指的是少数企业寡头签订统一销售产品和采购原料的协定，这样也能在本行业内独霸一方；托拉斯指多个生产同类商品或与产品密切关系的代企业合并，形成一个新的企业群。

1873年经济恐慌后，垄断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国出现。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提及美国这个最擅长抄底的国度。在1873年经济危机之前，很多美国大企业已经从南北战争受益，战争对工业产品需求的高速增长，同时战时的高关税也对美国本土的工业形成一道保护屏障，使得美国很多企业取得非常规发展。此后，经济萧条又推波助澜，垄断组织迅速成长。1879年，美国第一个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成立，在它成立之初，美孚石油公司就掌握了全国石油90%的份额，成为全国最大的垄断组织。到1904年，美国已有318个工业托拉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及摩根等企业大亨都是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崛起的，他们给美国经济打上了深深的个人烙印，而这种烙印一直保留到20世纪甚至延续至今。

著名的铁路公司北太平洋铁路因经济危机中遭遇债务危机，只得把联邦赠予他们的3900万英亩土地用来抵债，很多股东和债权人由此获得了大批土地。当得到这些土地时，这些曾经只肯盯着华尔街的资本家，发现他们得到了聚宝盆，土地平坦、肥沃，撒下种子他们收获的可能就是金子。有笑话称，“农场主可以沿着一条直线向前耕种上好几个月，然后在返回的路上就可以收获粮食了。”

北太平洋铁路的总裁乔治卡斯和一个铁路董事会的成员乔治切尼也获得了西部的大片土地，他们共同出资成立卡斯-切尼农场，并聘请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奥弗H达尔林普尔来经营他们的农场，他们还有一个有趣的约定——如果奥弗H达尔林普尔能把这个农场经营成功，他将成为农场的主人。达尔林普尔证明了他们眼

光的卓越，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达尔林普尔农场”已发展到三万英亩的规模，达尔林普尔还借机把他的业务扩展到建设带升降机的谷仓、大湖上的汽船运输等相关产业，形成农业上的垄断组织。

德国紧跟美国其后，在1857年出现第一个卡特尔，到1870年增加6个，经济危机爆发后，到1879年就增加到14个了。

裹挟着经济危机所带给人们的恐慌，大企业时代以任何个人都难以扭转的力量来临了，大企业时代也往往产生领袖式的人物。即使他们没有“我盛则万物皆为我用，我衰则万物皆为我病”的专制与权力，但他们在经济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抄底”的气质、性格、意志品质、洞察力和应付事态的才干，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其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钢铁大王卡内基“乞丐变富翁”

从不名一文到成为美国垄断钢铁市场的大王，卡内基穷其一生去耕耘，最终成为世界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钢铁泰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安德鲁卡内基这个只有5.3英尺高，头发淡黄，脾气暴躁，固执己见的平民，通过多年努力登上了财富的神坛。这很大部分源于他善于审时度势，一次次抓住抄底的机会，最终成为财富的掌控者。当危机的恐慌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时，大多数商人的反应是恐惧，而像卡内基处在食物链底层的人却看到了财富的几何式增长。

命运的转折只在一瞬间。1853年，17岁的卡内基遇到了他的第一个贵人——汤姆斯科特。斯科特这个伟大的铁路管理者任命聪明机灵的卡内基为电报话务站的话务员，这为卡内基打开了一扇窗，使得卡内基有机会接触到身价最高的工业——铁路建设，这为卡内基后来的资本帷幄埋下了伏笔。

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铁路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很快被胜任铁路副总裁的斯科特提拔为铁路西区负责人。在任职期间，卡内基做出了令同事目瞪口呆的“惊天”之举——烧毁了因出现故障而抛锚的车厢。这就是典型的卡内基式敛财方式：瞄准目标，保持专注，消除任何挡在自己道路上的障碍物或竞争对手，在最短的时间内走最短的路实现目标。对于卡内基而言，在危机时打出抄底的拳头，恐怕是最省时省力的抄近路了。

到19世纪60年代初，卡内基通过与投资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投资者合作，逐渐跨入富人的行列。有了财富的积累，卡内基疯狂地渴望成为金钱的魔法师：

1865年，他就重组了联合铁厂，组建了拱顶石桥梁公司，并尝试贝西默式炼钢法；1867年，卡内基又涉足电报业，并购了太平洋暨大西洋电报公司，随后他又把自己在电报业的股份卖给了西部联合电报公司，从中赚了一大笔；卡内基最“闻名”的莫过于他的圣路易斯大

桥，但由于他的团队要么是出色但善于走极端的业余工程师，要么是与意见相左的运营伙伴，导致他的浩大工程一拖再拖，以至于连他的合作伙伴摩根都失去了信心，“我们很高兴地听说圣路易斯大桥有望于年内建成通车……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听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因此，我们无法对我们焦急期待已久的结果报太大的希望。”而且，由于经济危机，1875年，大桥公司就宣告破产，持有债券的人看走了眼……

从卡内基一系列的大手笔可见，卡内基对财富有着急切而执着的追求，他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经济热点，他见缝插针的能力让他的同行都叹为观止。更何况，1873年经济萧条，曾见昂贵的资产开始贬值甚至一文不值，卡内基兴奋得两眼放光，肯定不会错过收割稻子的最好时机。

1872年，卡内基参考完英国几个大型的贝西默式钢厂之后，预见规模经济的良好前景。回国后，他筹资成立了钢厂。但到1873年，经济危机袭来，大量的外国资金被抽走，越来越多的银行倒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遭遇厄运，连与他有知遇之恩的斯科特也来向卡内基求助，但卡内基却以“家人到钢铁合作伙伴，有很多人都依赖他以寻求金融保护”拒绝了。卡内基对于斯科特的袖手旁观让很多人耿耿于怀，认为卡内基背叛了他的朋友，这是对人类道德的亵渎。卡内基对此的解释是，“这比到那时为止我所接受过的所有金融决策都要让我痛苦。”不管他如何痛苦，他还是选择了放弃在危机中递给别人一根救命的稻草。

卡内基对资本锱铢必较，一方面源于危机时期他的资金链也趋向紧张，另一方面，他不想眼睁睁看着大批的廉价资源被被别人抢走，在他看来，“只有在经济萧条的年代，才能以便宜的价格买到钢铁厂的建材，工资也相应便宜。其他钢铁公司相继倒闭，向钢铁挑战的东西部企业家也已鸣金收兵，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绝不可以失之交臂。”如果不与这些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失之交臂，他需要拿出足够的美

元才能赢得这场资本大战。在经济危机中，他的初级合伙人柯路曼兄弟以及他弟弟的岳父面临破产，不得不把股份卖给卡内基。到1890年，卡耐基兄弟公司吞并了狄克钢铁公司之后，取名为卡耐基钢铁公司，一个巨无霸式的钢铁王国诞生了。

心理学家罗伯特·安东尼这样告诉世人，“将自己的每一条优点都列出来，以赞赏的眼光看看它们。经常看，最好背下来。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优点，你会在心里树立信心：我是一个有价值、有能力、与众不同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做对一件事，就要提醒自己记住这一点，甚至为此酬谢自己。”对于卡内基，最大的优点是善于从乱世中寻找任何可能找到馅饼的机会，一旦有了，他就会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扫除一切障碍，直到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

到了晚年，他开始对美国媒体对他“强盗大亨”的评价方案，于是改走慈善路线。他的名言“那些去世时仍然富裕的人是可耻的”至今仍然流传。然而，除了这句名言，他如同斗牛士般不顾一切抄底的精神，也在人类的史诗中炫目。

冷酷无情的洛克菲勒1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也许成了“美国最富裕的人”。在他的大半辈子，他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通俗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

——《洛克菲勒回忆录》

洛克菲勒出生于经济拮据的家族，而他幼时的父亲洛克菲勒是个十足的片骗子，他在农民、商人、跑江湖买药、江湖庸医等多重角色中流转，以至于洛克菲勒拒绝承认这个“还活跃在偏远落地林区靠卖药来蒙骗乡下人的骗子”为他的父亲。

物极必反，或许是老洛克菲勒的示范效应，年轻的洛克菲勒给人的印象是冷静、谨慎、勤奋和诚实。不过，无论他怎样讨厌他的父亲，他还是靠从父亲那里借来的1000美元步入商业的轨道，加入一个商人开的公司。

随着德雷克上校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油溪”地区的蒂图斯维尔打出石油，大量石油汨汨冒出时，好运就开始降临到洛克菲勒这个年轻人头上。大批的投机商蜂拥而至，石油黑色黄金的诺言很快得到兑现。洛克菲勒与他的合作伙伴跃跃欲试，开办了一家名为“益精炼油厂”的炼油厂，从此洛克菲勒的命运轨迹开始与石油有了交集。后来，多经周折，洛克菲勒与他的朋友安德鲁斯拍卖下这家炼油厂，并有了连锁店，到1870年，炼油厂已更换为后来声名鹊起的标准石油公司。

洛克菲勒对垄断的狂热诉求及在经济危机时的抄底，源于他深深的忧患意识。洛克菲勒初涉石油领域时，还是一片蓝海，只要有路子，有资金，给点阳光就能灿烂一大片。但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竞争者挤入石油领域，同质性逐步提高，而一些优秀的炼油商开始提高竞争门槛。他认识到，石油行业正处于优胜劣汰的巨变边

缘，他要获得在这个行业的生存权，就需要竭尽全力，如降低成本、扩大产业链等。由此，洛克菲勒逐步走上扩张之路，而1873年经济危机成为洛克菲勒实施多元化战略的重要跳板，洛克菲勒开始了迅速而广泛的“扫荡”工作：

在1874年到1875年间，洛克菲勒把多个炼油厂尽收囊中：查尔斯普拉特纽约的炼油厂；费城的沃登炼油厂；匹兹堡的洛克哈特、韦林和数据弗鲁炼油厂；约翰阿克伯德炼油厂等。到1878年，几乎美国所有的炼油厂都成为标准石油的版图，而到1879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的统治范围已经达到控制全国90%至95%的炼油厂。1882年，洛克菲勒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托拉斯——美孚石油托拉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洛克菲勒以比钢铁大王卡内基“乞丐变富翁”更为神速的速度，由麻雀变为凤凰。

有人称“洛克菲勒的吸引力简直是不可抗拒的，像是宇宙中的万有引力，质量和体积较小的天体必须接受天体的牵引。”洛克菲勒身上所焕发出的神奇吸引力，从某种程度上是1873经济危机催生的产物。为什么洛克菲勒偏偏在经济危机前后胃口大开，蚕食每一个他蓄谋已久的炼油厂。并不是洛克菲勒的磁铁效应有多强，而是被收购企业无奈的选择。经济危机切断了他们的融资渠道，他们的资金链摇摇欲坠；同时由于经济的萧条，市场的石油需求急剧萎缩，这对于血液断流的他们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同时，洛克菲勒又从中作梗，布下连环局，负隅顽抗的“顽固分子”不得不缴械投降：

在石油的原产地宾州，分布着密集的炼油厂，洛克菲勒看准这块黄金地带。他派出大量的石油掮客来到宾州要求以每桶4.75美元的超高价购买原油，而当时宾州炼油厂的约定出售价格也不过4美元。这些风尘仆仆的掮客受洛克菲勒的指使，四处放出“孚石油公司每天将以现金收购15000桶石油”的风声。

巨大的利好消息让宾州的原油业者们喜出望外，与标准石油公司签订过合同的原油者们趋之若鹜。但是被洛克菲勒利好消息冲昏头脑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洛克菲勒已经给他们设下了圈套。钻入洛克菲勒圈套的原油业主们开足马力，大肆开采原油。仅仅两个星期时间，标准石油公司就买入20万桶油。但此后，洛克菲勒宣布中止以前以原定价格购买原油的合约。馅饼变陷阱，一不留神，他们卷入了洛克菲勒精心策划的漩涡。面对他们的质问，洛克菲勒的回答残酷无情，“石油原产地供过于求的状况已打破历史最高记录，这完全是你们的过错。美孚公司从未有过价格不变的承诺，这在合约上是再清楚不过的。原油价格历来时高时低，除非是疯子才永远保持每桶4.75元的价格。如果你们再起诉，那我们将随时奉陪。不过我要奉劝你们一句：每桶 2.50元。你们可以拒绝接受，但我要补充一点：到下个星期，每桶原油高于2美元我们就不买了!”

宾州的原油产业者们“哑巴吃黄连”，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中。本来经济危机中就如履薄冰的原油企业滑入破产的深渊，洛克菲勒只是象征性的拿出少许资本，就买下了这些被“诱捕”的企业。

冷酷无情的洛克菲勒2

运气好的时候，你如果把手中的口袋张开，就能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与其他在经济危机中抄底的企业大亨相比，洛克菲勒属于攻击性和主动性都很强的抄底高手，他始终秉承“进攻是最大的防守”的原则。他不具备足够的忍耐力，惯于使用放短线钓大鱼的伎俩。如果在短时间内钓不到大鱼，他就使用更大的诱饵或者干脆落井下石，人为地推动行业洗牌的加速运动，从而在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并购大战。

企业巨头大都是在“野心”驱使下走向商场，洛克菲勒也不例外，他不满足于只做“石油大王”，他嗜“底”如命，任何一个可以抄底的机会他都视如珍宝，为了达到财富的彼岸，他会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择手段。

在美国密沙比，德国人梅里特兄弟发现了密沙比锑矿丰富，最先抢得商机的他们成立铁矿公司，大发铁矿财，这让洛克菲勒分外眼红。1873年经济危机，梅里特兄弟银根紧缩，他们多方运作，四处可以救他们于危难之际的“活雷锋”。

不久，本地牧师劳埃德先生就来“雪中送炭”了。当梅里特兄弟向劳埃德大倒苦水时，劳埃德提出他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欣喜若狂的梅特兄弟请进这位“仁慈”的牧师拿出锦囊妙计。于是，他们开始了一段让梅特兄弟感恩戴德的对话：

“我有一位有钱的朋友，看在我的情面上，他可以借给你们一笔巨款。”

“太好了，不知道感谢你才好。”

“你们需要多少钱？”

“42万元。”

“小事一桩，我给你一封借贷42万元的介绍信。”

“利息多少？”

“我怎么能落井下石呢，低利，比银行利率低2厘。”

牧师很快让梅里特兄弟立了一个字据：“今有梅里特兄弟借到考尔贷款42万元整，利息3厘，空口无凭，特立此为证。”梅里特兄弟对这位大救星感激涕零。

然而，还不到半年，劳埃德牧师告诉梅里特他的财主朋友是洛克菲勒，他要求马上索回借款42万元。”梅里特兄弟恍然大悟，劳埃德牧师哪是什么救世主，撕破天使的面具，他只不过是冷血杀手洛克菲勒的帮凶。梅里特兄弟那42万元贷款早就用来填补以前的资本窟窿，使出浑身解数都再掏不出42万元贷款了。他们认为自己遇到了诈骗犯，要在法庭上见分晓，原告律师如此辩解：“那借据上写得非常清楚，借的是考尔贷款。什么叫考尔贷款？考尔贷款是贷款人随时可以索回的贷款，故其利息低于一般之贷款利息。根据美国法律，借款人或者立即还款，或者宣布破产，两者必居其一。”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梅里特兄弟掉进了洛克菲勒的文字陷阱，只得自认倒霉把矿产卖给洛克菲勒，作价仅为52万元。

孙子《三十六计》中云，“假之以便，唆之使前，断其援应，陷之死地。”指的是在对敌作战时，诱敌深入，阻断敌人援兵，切断其后路，如瓮中之鳖，必能置人于死地。洛克菲勒抄底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无师自通的抄底心理学。

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所畏惧。1873年带给人们的影响不仅来自实体，还来自心理层面，恐惧是比萧索更可怕的噩耗。站在经济危机的薄冰上，被四处蔓延的恐惧情绪影响的梅里特兄弟，也同样六神无主，他们如同溺水者，每一根稻草在他们看来都有可能是救命的，尽管这根稻草可能是加剧他们陷入囹圄的诱饵。碰到风调雨顺的年景，洛克菲勒送来的42万元他们可能会不屑一顾，即使接受了，精明的他们也会怀疑这是不是洛克菲勒的欲擒故纵术。但他们偏偏遇到了青黄不接的萧条期，当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如惊弓之鸟的他们早已失去理性判断，最终稀里糊涂钻进了洛克菲勒为他提前预备好的坟墓。

很多时候，洛克菲勒的抄底手段不够光明磊落，一些鸡鸣狗盗之术他都拿来一用，恰好印证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毕竟，我们所期许的健康的抄底行为是“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

我们也不能否认，洛克菲勒也是所崇尚的个人奋斗的典范，无论他的资本毛孔里滴着多少血和肮脏的东西，他在侵略式的抄底中所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应值得后来抄底者学习和借鉴。不过，当打开窗子时，灰尘和新鲜空气一起扑面而来，如果只想呼吸新鲜空气，就要学会使用过滤网。对于洛克菲勒后来者难以企及的抄底术，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棍子打死，需批判的吸收。

顶着道德光环的摩根1

摩根的天才是那种循规蹈矩型的，而不是创造型的。他属于18和19世纪的伟大商业银行家中的遗老，而不是新型银行家的先锋。他所做的都是他的父亲以及其他的银行家们已经做过的事，只是业务范围更广，而使其发挥卓越的聪明才智的银行机构也更为复杂。

——[美]查尔斯-R-莫里斯 《实业大亨与美国经济：四国演义》

1864年，因抄底1857年经济危机而满载而归的皮博迪，把他的公司交给JP摩根的父亲——朱尼厄斯斯宾塞摩根，JP摩根也加入其中。从此，摩根家族翻开全新的一页，成为世界经济史上最壮丽诗篇中的一抹亮色。

与其他被戴上“资本强盗”的企业巨头如卡内基、洛克菲勒不同，对商业有着近乎执着的热爱，认为“商业信贷的决定因素是品德”的JP摩根，其口碑要好得多。他淡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连摄影家爱德华斯泰肯都这样认为，“与摩根的目光对视就像正视一列向你行驶来的高速列车闪亮的前灯。如果你能有幸脱离‘铁轨’，那双眼还只是令人敬畏的；但如果不能，那就太恐怖了。”

早在1861年，摩根就在在曼哈顿纽约证券交易所对面一幢旧式建筑中成立摩根商行，从事黄金投机生意。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在林林总总的曼哈顿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前潜伏着影响美国经济长达50年之久的金融巨头。

摩根掘得的第一桶金，是他抄底美国内战的丰厚回报，他就是“黄金抢购风潮”的幕后推手。美国内战爆发后，战局成为黄金价格的晴雨表，北方奏凯歌，金价下跌；北方吃败仗，黄金下跌。被战局的鼻子牵动着，金价时高时低，变化的幅度及频率都很大。

摩根看出了战局与金价的连带效应，准备策划一场金融风暴。1863年，摩根得到消息——北方士兵损失惨重。北方逐渐走下坡路，

金价有上涨的趋势，如果此时囤积黄金，等到金价上扬后再将黄金抛出，定会大赚一笔。

于是，摩根与伦敦金融巨头皮鲍狄，以双方共同付款的方式，在华尔街的黑市交易所悄悄买进高达500万美元的黄金。事实上，他们支出10%的保证金。黄金一半运送到皮鲍狄在伦敦的公司，另一半则留在摩根公司。随后，他们便放出皮鲍狄购买黄金的消息。同时，北方军队在查尔斯敦港战败的消息已经人人皆知，人们开始疯狂抢购黄金，黄金价格一路飙升。此时，黄金的价格已经“高处不胜寒”了，但摩根看来，“前怕狼后怕虎怎么赚得了大钱!你以为大捆大捆的钞票会自动进入你的腰包吗?要想赚大钱，那可要冒大风险才能获得的!”摩根还需要借助战局的力量将黄金价格再次抬高。

摩根的眼线与北方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的电报秘书关系非常，所以他能在几分钟之后获知最新军事情报，他再根据军事情报快速布局，抢在其他投资者之前下手。不久，摩根收到了父亲从伦敦发来的电报：

南方军队用来突破北方军队海上封锁线的炮舰，都是由英国的造船厂承造的。美国政府为此再三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然而英国方面毫不理会，充耳不闻。为此，林肯总统和国务卿斯瓦特已通过美国驻英国大使亚当斯向英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国停止向南方军队提供炮舰。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华尔街的动向!

顶着道德光环的摩根2

不久，摩根又先后收到两封电报：

英国政府已答应了美国政府的要求，停止为南方军队制造炮舰。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即在五天之内，美国政府必须准备价值达100万英镑的黄金，作为对各造船厂停工的补偿。此事由美国驻英国大使亚当斯负责联络。

亚当斯大使穿梭于英国金融界，到处游说，希望有所更改，然而已经失败了。事已至此，美国政府只好委托皮鲍狄公司在24小时内准备好价值100万英镑的黄金。这一消息属于绝密！美国国内除了总统和国务卿之外，再也无人知晓！

得到消息的摩根又与他的合作商买下大量黄金，市场上的黄金越来越少，成为稀缺资源，金价从一盎司143美元涨到171美元，摩根与皮鲍狄将黄金系数抛出。凭借这次投机，摩根赚得第一桶金。

但是，摩根更明白见好就收的道理，与儒家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所见略同。投机打的是擦边球甚至要越过法律、道德警戒线，如果打“投机”持久战，“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混久了，迟早是要还的。再好的猎手，如果一辈子都靠投机发财，总会马失前蹄。于是，摩根划清与绿林好汉的界限，步入正规军的行列，开始中规中矩的抄底。

在和平时代，“一口吃成个胖子”很难，但在战争、经济危机频发的年代，到处都是待沽的优质资产，很容易创造瞬间完美转身的奇迹。1870年前后，由于普法战争、巴黎公社革命，法国政局动荡不安，投资者对法国证券退避三尺，证券跌成了垃圾股。摩根却逆势而行，与德雷克歇好做成立德雷克歇——摩根公司，承销了法国临时政府5000万美元的国债，等法国经济恢复元气后，5000万美元的债券为摩根带来了滚滚财源。

1873年，由于经济危机，连杰•库克都未能摆脱死亡的阴影，摩根也不敢轻举妄动，他决定以逸待劳，以免耗费过多的精力，等不到春天的号角吹响。1877年，经济危机的影响逐渐虚弱，德雷克歇•摩根公司又开始承联邦政府债券，共卖出2.35亿美元的债券，德雷克歇•摩根公司也从中赚取了500万美元的酬劳。

翅膀硬了，一旦遇到危机，就不再是一味的以退为进，会勇敢地直面危机火焰，成就凤凰涅槃的神话。与1873年的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相比，在1884年的金融危机中，财大气粗的摩根已学会在风雨飘摇的危机中大胆出手了。

1884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黄金大量外流，有关“美国将放弃金币本位制”的流言四起。即使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出面信誓旦旦的保证美国不会放弃金币本位制。屡屡中招黄金投机案的人们，连克利夫兰总统的话也不敢相信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用美国债权兑换黄金的大军，美国财政部亮起红灯。这是，摩根在美国已是金融巨擘，被克利夫兰总统当作救星搬来。于是，摩根同意说服一个辛迪加认购1亿美元用黄金支付的公债去向欧洲人出售。此时，纽约国库分库的黄金储备已被挤兑得只剩下900万美元，而且还有一颗杀伤力极强的炸弹——1200万美元的支票，如果有人兑现这张支票，后果将不堪设想，摩根对此的预言是“那么，一切都完了。”幸运的是，并没有人引爆这颗炸弹，摩根不仅销售了这1亿美元的公债，还凭借他在金融界的权威与欧洲投资者达成协议：销售公债的筹款工作完成之前，他们不拿美元兑换英镑或是购买美国黄金。摩根的“救火行动”不仅为政府解了燃眉之急，获得政府的信任，为他的资本扩张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他还在向政府承包的公债价格与市场差价中净赚了1200万美元，摩根借机抄了政府的底。

此后，摩根的脚步越走越快，逐渐成为美国金融的主要动脉，到1889年，摩根就控制了美国70%的铁路线；1901年摩根耗资4亿美元买下卡内基的钢铁企业，成立美国钢铁公司，控制美国60%的钢铁生

产；到1929年，以摩根公司为核心的摩根帝国总资产高达82亿美元，国金融资本的33%，全美国保险业的65%。

摩根成为华尔街乃至全球当之无愧的金融霸主，连摩根自己都放出豪言，“推动美国的是我”，摩根集团也成为资本主义的象征。

摩根留给世界的遗产，除了创造的财富，还有他为自己所设定的商业行为道德。在摩根看来，“道德比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金钱不到品德……一个我不能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切作抵押，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借到一分钱。”1884年，摩根之所以成功说服欧洲投资者购买美国债券，源于摩根的一句话——维护公众信誉和促进行业内部的和平是必须的。与最擅长破坏的古尔德相比，摩根倾向于整合与修补裂痕，他对两败俱伤的超低行为嗤之以鼻，这也正是他获得很高声誉的原因所在。

美国与众不同的制造业文化及对创新型企业家的尊崇，产生了一大批像向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这样的企业寡头，他们对凭借资本娴熟的运营，成为美国统治性的人物，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香港金融界头号人物庄世平先生曾这样说，“资本的运营，就是社会的一种再扩展、再变化、再创造。资本运营的主宰永远是人。这种观念、这种操纵、这种创造，永远与商家自身的眼光、行为和整个市场运营规则分不开。”

卡内基以“快，准，狠”见长，喜欢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出手；洛克菲勒则擅长落井下石，如果他瞄准的目标因为气息尚存而拒绝被购，他就干脆釜底抽薪，逼着目标投降；与他们相比，摩根的市场运营法少了匪气，有了道德准绳的约束，还有掺杂着几分民族大义。以至连卡内基都这样认为“除非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否则，伟大的事业难以成功，即使有，也非常少！狡诈的名声和不择手段在大事业上致命的陷阱。规范不应是法律条文，而应当是精神品格。……永久胜利的

关键，在于公司应该处事公平，而不仅仅是合法经营的声誉。近几年来，必须承认，像吉诺斯这样的老式银行家已经很难找到了！”

1873年经济危机，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抄底之王，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世人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抄底大戏，也以后的经济格局乃至政治格局的变化埋下了伏笔。并且，由于他们的示范效应，抄底将成为后来者竞相模仿与创新的永久性主题。

欧洲灯火熄灭

德国作家米夏埃尔·于尔格斯曾在《战争中的平安夜》中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奇迹：

1914年圣诞节来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发生了——交战国士兵自发协议停战，共同欢度圣诞节。12月24日（平安夜）黄昏，德国士兵向英国士兵大声喊道：“圣诞快乐，英国人！”接着举起牌子“我们不开枪，你们不开枪”。英国士兵也举起牌子“我们不打仗，你们不打仗”。消息在佛兰德战场所有的战壕里传开，互为敌人的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战壕上面立起了圣诞树，点起了蜡烛，双方齐唱圣诞歌。

第二天，几个星期来躺在战地无人区的阵亡士兵由双方士兵共同在“永远安息”的祈祷声中掩埋掉。战场成了交换烟丝、烟斗、烧酒、罐头食品……的市场，一天前还是互相敌视的男儿们掏出家里人的照片给对方看，诉说他们渴望家乡、思念家庭的衷肠……很多战区的士兵们甚至比赛起足球来。

平安夜，静静的莱茵河畔无设防。在渴望和平及厌恶战争的强烈驱使下，奇迹发生了，曾经在战场上短兵相接的敌人竟化干戈为玉帛。和平没有国界，对人道主义的渴求也没有国界。

除了和平与人道主义，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国界——财富。由于没有国界，财富可以跨越边境、语言、民族与文化四处流动，这就为抄底战争的国家及个人提供了机会。他们可能不会发动战争，但他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劫取”财富的机会在战争中衰败。

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历史的角度，由“死亡商人”和“华尔街”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荒谬的。作为政治的延续，战争也是各方矛盾积累的裂变，而其驱动力可能是历史遗留、政治版图的争夺及经济利益博弈等的集体发酵。对于很多商人，战争的外延远远超越了“在战乱之地草菅人命”，在令人手忙脚乱战乱之地，赤裸裸但似乎又合情合

理的屠杀中，掩埋着一个诱人的金矿，只要小心避过穿梭而来的子弹，他们就能挖到沉甸甸的金子。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决不是偶然，它是欧洲大国为争夺政治、经济、殖民利益勾心斗角的厚积薄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企业时代结束，大企业时代来临，各国政府为了获得垄断利益，纷纷加入竞争国外市场及殖民地的行列，尤其是两大敌对的同盟体系——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形成，进一步加剧了矛盾的激化。在1914年的危机中，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就对外声称“.....我们正在做一个大游戏；在这一游戏中有一些重大困难要克服，在这一游戏中我们可能会失败。除非三国同盟的各盟国坚定地团结在一起。”难怪一战爆发时，德国一位官员对联盟体系深恶痛绝，“这一切都来自这种该死的联盟体系，它们是现代的祸根。”

各国趋之若鹜于利益。为了更多在世界资源中占有更大的份额，他们不断发生冲突，以军事相要挟，制造危机，火药味越来越浓，各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1914年，6月28日，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萨拉热窝开枪刺杀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射杀，德奥同盟以此为借口向协约国开展，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这个来自塞尔维亚的小人物吹响了前奏。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德、英、俄、法、意大利、日本甚至中国等国都先后卷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或许，是被持久的紧张局势压抑太久，战争竟然得到欧洲各国的一呼百应。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如此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令人惊讶之处，并不是其爆发的原因仅仅是一件与以前其他危机相比显得无足轻重的事件，而是因为它（战争）拖了这么久才爆发。”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此次战争是快刀斩乱麻，器宇轩昂前去参展的士兵也坚信他们将作为民族英雄回来过圣诞节，似乎他们不是去打仗，而是去碾死几只毫无招架之力的蚂蚁。但也有人念出诅咒，“就在这一

时刻，整个欧洲的光亮熄灭了；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将永远不会再看见它。”谁也没有想到，悲观的诅咒成为现实。士兵不断地向敌人扫射和与被敌方扫射，每攻占一个阵地，就要搭上上百、上千甚至上万名士兵年轻的生命，血流成河。机关枪、装甲车、飞机、潜水艇和毒气都在这次混乱的大战中各显神通，践踏的生命越多就越是荣耀，难以计数的战士成为炮灰，一战成为届时最大的“绞肉机”、“屠宰场”与“地狱”。直到1918年11日，伴随着《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签订，德国宣布投降，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

站在废墟上的人们“沙场秋点兵”，不断被一战残酷的毁灭性所震撼：有近两千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同时，战败国德国的地位一落千丈，全部失去对外投资；奥匈帝国四分五裂；即使处于胜利者角色的英法等国，也元气大伤，分别失去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不过，就像平安夜里的化干戈为玉帛，战争中也总会有奇迹发生。与德国等战败国“一败涂地”及英法“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相比，美国在战时崛起才是一个最大的奇迹。

大国崛起之谜团解析

我们相信，华尔街的商人在地球上还不具备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威力，即使正在爬坡的整个美国也不具备这样的操控力，但历史证明，参战最晚的美国恰是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

战争不仅会摧毁人的生命，还会把一个国家世代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宣布参战时，就意味着跨入钞票燃烧的岁月。枪支弹药、粮食、棉衣棉被等巨大的需求如同一个无底洞，足以把一个把国库充盈的政府拖垮。在马恩河战役中，协约国一天就消耗了20万发炮弹。事实上，这20万发炮弹都是成堆成堆的真金白银。

由于欧美的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政府不得不向银行家借贷。战争拖得越久，开支就越大，政府的借贷就越多，银行家就越能攥住政府的小辫子，趁火打劫。

一战爆发时，大部分欧洲国家国库空虚难以支撑这场以烧钱速度进行的战争。俄国枢密院大臣就曾向沙皇进谏，“作战的花费无疑将超出俄罗斯的有限财力所能负担的。我国势必需要向盟邦及中立国借贷，不过代价不菲。如果战争结果对我国不利，则战败的经济后果将难以估量，全国的经济将陷于全面瘫痪。即使是战争取得了胜利，对我国的财政也极为不利，德国一败涂地后将无力赔偿我国的军费。和约将受制于英国的利益，不会给德国经济充分复苏来偿还我们的债务的机会，甚至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也不可能。”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联盟体系逢场作戏的共荣辱誓言在特殊的时刻，似乎成了山盟海誓，他们信誓旦旦地称，“仗一定要打，借钱也要打。”那么，本国的金融家可以借机抄底，大批的政府债券进入本土银行家的腰包。战争一拖就是四年，本土银行家早就江郎才尽，参战政府为解决军饷短缺的问题，转而向中立国借贷。一度在一战中持中立态度的美国成为他们的大后方。

英国为了融资，以对英国国民持有美国债的利息收入征税的方式，“逼迫”英国公民将美国债权低价抛出，英国银行里的债券堆积如山。随后，英国政府又让摩根公司作为债券承销商在美国抛售，美国的投资者趁机抄底，大量买进本国债权，英国政府也变现30亿美元。凭借一战这个平台，美国打了翻身仗，彻底粉碎了其债务国的身份。同时，英、法等国还将本国债券以低价卖给美国，美国的银行里堆满了英、法的大量债权。

相反，英国政府还向美国银行大量借贷，从债权国摇身一变成为债务国。战争把政府的理性敲打的支离破碎，急于在战争中获胜的参战政府既失去了理性，也被逼上梁山，只能不惜任何代价向银行贷款，明知道是陷阱，战后需要用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来偿还，也要跳进去。为资助欧洲战争，美国政府也大量发行债券，大量债权被美联储海量吞入，美联储券又进入流通领域，美国债券价格一路飙升，仅在大战四年内就由10亿美元增加到250亿美元，美国银行家也赚得肠肥脑满。

到1919年，美国已成为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之多的债权国。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全球的财政地位已是冰火两重天。

在战争抄底不止是金融家的游戏。一战也摧毁大量工厂，而参战政府也无暇恢复瘫痪的生产链，军用物资的需求却在不断膨胀，他们需要借助外力，当然他们也需要割肉以获得外力的援助。协约国的订货单如雪片般纷至沓来，美国的军火商、军需物资生产商等美国企业家，开足马力生产物资，美国的工业蓬勃发展。美国企业家在“贩卖死亡”的过程中，以雨后春笋般的数量集体壮大。到1929年，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产量的42.2%。借助战争这一“灾难之母”中巧妙周旋，世界金融与工业的领导权已经从此岸到彼岸，美国崛起的时间仅用了4年。

抄底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还要学会“护底”。如果抄的是垃圾股或者鸡肋，即使用再低的价格购买，也会赔得吐血。因此，美国抄

底后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底”护住，千方百计使自己手中的资产升值，然后再伺机高价卖出。从某种程度上，中立了三年之久的美国宣布参战，这是其护底的需要。

当美国参战时，人们大惑不解，美国大使的回答是“我们美国人是为了道德原则而投入战争的。”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基辛格对此的解释是“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更趋于完美；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与美国大使的虚情假意相比，威尔逊总统则显得更坦率，他公开宣称

所谓什么“民主拯救世界”的圣战，其实质是为了经济利益，即不能让他们煞费苦心的抄底被战争摧毁。在特殊的情景，战争能够决定经济走向。一旦德国战胜，协约国战败，这意味着银行手中低价购买的协约国债券一无是处。而如果协约国战胜，他们囤积的协约国债权将是升值无限的?力股。

抄底的外延远不止低价收购国债、高价卖出军需物资这些，与欧洲各国政府的形象在人民心中一落千丈相比，美国政府形象的节节攀升也成为美国的软性抄底。

一战使欧洲各国遭到严重摧残，欧洲人士气低落，对未来失去了信心，而政府的领导力和权威也受到影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如此担忧：“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

与欧洲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之前的中立政策不仅让美国人民免去了饱受战争摧残之苦，美国还借此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人民的抱怨少了很多。

当然，美国不是一战唯一的受益者。在一战中，日本也从债务国也变为债权国，工业得到迅猛发展，尤其是造船工业更甚，从战前占

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

战争唤醒了挣扎在食物链低端的人民的意识，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在1926年所写，“这场用鲜血覆盖整个欧洲战争.....在距我们遥远的国度里唤起了一种独立的意识.....在过去几年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人们、观念和亚洲本身都在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布局中，这预示着将会形式更多、范围更广的危机与战争的发生，那时的抄底又将会是另一种风景。

这场战争既是结局，又是一个新的开端。

石油：战争的宠儿

如果你回看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石油开始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商品，农业，运输，工业，样样离不开石油，我们过去100年就是靠石油在发展经济，过去100年的战争史基本就是围绕石油的争夺，当然不是所有的战争，首先是一战，英国和德国之间，德国要修一条直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铁路，当时从中东到欧洲的海上运输路线被英国海军控制着。

——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

战火因利益而燃起，但争夺石油成为引发战争不可或缺的因素。石油密集的地区，恰恰是枪声最多的地方。在蕴藏了全球80%石油的中东，往往是世界最不平静的地带，各个利益群体为争夺石油而大打出手，毫不夸张地说，石油推动世界新秩序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被认为是现代史上最血腥、破坏性最大的战争，石油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在一战中，无论是空战、机动坦克战和海战，一旦离开石油，这些为军队所引以自豪的作战方式，将成为强弩之末。作为可全又可靠的燃料，石油是否充足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因此，一战的目标除了攻打敌方的繁华城市、歼灭敌方敌人，还有一个关键枢纽——争夺石油区。谁抢先一步占领石油区，谁就遏住了对方的喉咙。

罗马尼亚之所以成为德国冯·麦肯森元帅穷追不舍的目标，在于罗马尼亚丰富石油的召唤，只有罗马尼亚能为德国海、陆、空作战提供充足的燃料；惨烈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也是石油稀缺的英国争夺石油的关键一步，英国企图通过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确保俄国巴库的石油顺利送达英法。但由于英国大败而归，奥斯曼皇帝下达禁运令，英国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随着作战的深入与加剧，参战国越来越感到石油的重要性。1917年12月，法国石油供应警号长鸣，福熙将军敦促克莱门西奥总理向威

尔逊总统提出请求，“如果不能及时供给石油，我们的军队立即就会瘫痪，这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对协约国不利的条件下媾和，协约国的安全正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协约国不希望在战争中失败，那么，在德国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让法国缺油，在明天的战争中，石油就像血液一样重要。”

让协约国感到幸运的是，美国参战了，且与协约国站在同一个战壕中，协约国的作战血液得以保持正常流动，具备了与德国打持久战的前提，以至于有人称美国参战“为德国的棺材订上了盖子”。而德国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战以来，德国一直觊觎位于里海巴库的俄罗斯富油区，在1918年被英军抢得头彩，德军扑空了，英军还切断了巴库供油，德军遭遇致命打击，在几周后就投降求和了。成也石油，败也石油。英国人说，“协约国是在石油的波涛中取得了胜利。”德国人说，“德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石油短缺”。

巨大的战争消耗着大自然数千年积累的财富——石油，战争规模越大、越激烈，对石油的消耗就越大。到1918年，在英、法、美在西线的进攻中，消耗的石油已经达到了每天12000桶。在整个一战中，各参战国用于战争的油料达3620万吨，其中仅英国和美国在战争中就消耗了2500多万吨石油产品。

战争对石油的需求量越大，石油对战况的决定越生死攸关，石油的价值就越高。如果能在战争时期抄底石油市场，得到的巨大回报也会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对于石油蕴藏丰富的国家，这将是令人无法抑制住激动的绝好消息。

作为中东最早发现和生产石油的国家，不起眼的波斯依靠石油不仅获得了免遭战争璀璨的护身符，还催生了庞大的工业企业。从1912年到1918年，波斯的石油产能迅速增加，由原来每天的1600桶飙升到18000桶。一战中，美国赢得大满贯，成为“全能抄底冠军”，不仅在债券、军火等物品中狠赚一笔，石油的便宜他们也绝不会错过。

1914年，美国生产了二亿六千六百万桶石油，占全世界产量的65%；到1917年，美国生产了三亿三千五百万桶，占世界产量的67%，而出口额就高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为协约国提供了80%的石油。由于战争对石油的胃口过大，即使美国的油井昼夜不停运转，仍然难填不饱战争的胃口。“仗义”的美国强行缩减国内的石油需求，再加上煤炭供应趋紧，石油丰富的美国破天荒出现油荒。为鼓励国内节约用油，美国煞有介事的推出“无汽油的星期日”，连总统威尔逊都诙谐地称，“我想我应该步行到教堂去。”先知先觉的节油运动与环保无关，却与攫取财富一脉相承，这是美国为抄底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当然，在美国政府看来，与美国在石油交易所获得高额回报相比，这样的代价微不足道。

物以稀为贵。供大于求，油价一路飞涨，1918年的石油价格已是1914年的两倍，石油产业者沾了黑色黄金的光，富得流油。石油盛宴的年代，空气中弥漫着机会，给点阳光，就能灿烂起来。当财富的智慧与魔鬼战争相遇，也会碰撞出耐人寻味的财富故事。

1903年，保险商乔治·格蒂花500美元在美国的俄克拉何马州购买了1100土地，开采石油。三年时间内，乔治就成为俄克拉何马最大的石油商之一。1915年，乔治·格蒂的儿子格蒂看中南希·泰勒这块租借地，花500美元中标拍得这块土地，1916年，格蒂开采出石油，并果断地将这块租地转卖。格蒂以转让的利润入股，与父亲合资成立了“格蒂石油公司”。一战把石油的价格哄抬到原来的两倍，格蒂家族的财富也在以滚雪球式的速度膨胀。“托福”战争，年仅24岁的格蒂就成为百万富翁。

战争与经济萧条所带给企业的区别在于，抄底市场的几率远远多于抄底企业，更容易形成“大鱼小鱼和谐共生”的商业和谐。即使只是一个小的塌糊涂开采厂，只要有石油喷涌而出，就不缺乏市场，就有存活下来并不断壮大的希望。因为市场浩如烟海，垄断组织根本难以建立市场隔离带，中小企业可以在垄断组织的夹缝中悠然自得。

对于在1879年就控制美国90%~95%炼油厂的标准石油公司，战争成为继1873年经济崩溃后，第二个为他们打开通向神坛的阿里巴巴之门的敲门砖。既然标准石油公司精力充沛又野心勃勃，那就放开手脚尽情抄市场的底吧！虽然在这期间，不断有像格蒂这样的竞争者进入，标准石油公司的老大地位仍然难以撼动。

到1900年，标准石油公司的炼油能力占到美国炼油能力的80%。直到191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标准石油公司解体，从标准石油公司分裂出来的枝桠仍然成为参天大树。后来声名鹊起的大公司，如埃克森石油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雪佛龙公司等，其源头都是赫赫有名的标准石油公司。他们与同样在战争中异军突起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得克萨斯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一并被人们称为“石油七姊妹”，他们在世界市场中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石油战争。

在协约国看来，石油是“胜利的血液”；在石油商看来，石油是“财富的血液”；在美国看来，石油是“胜利与财富兼备的血液”。

华尔街：伴随硝烟腾飞

1914年初夏，《纽约时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撰文，“一场会招致全体商业界一致反对的战争将永远不可能发生，因为现代战争必须要从商业界的钱柜里获得原动力。”

当一战出现前兆时——维多利亚和保加利亚对土耳其宣战，大部分金融家包括华尔街的商人都很恐慌。子弹不长眼睛，他们也不确定他们财富到底能形成多厚的保护层。而且，战争必然造成萧条，谁又能敢打包票说他们不会上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悲剧。

有悲观的预言家认为，欧洲大战的战火迟早会烤热大洋彼岸的美国。英、法、德在美国都有大量的投资，一旦战争爆发，参战国将会不计后果的将投资变现以购买军需物资，这会导致噩梦的出现：美国股市崩盘，欧美利率上涨，美国农业衰退，直到最后美国经济全面崩盘。

1914年，一战拉开帷幕。一开始，一切都朝着悲观预言家的魔咒上演。从7月27日开始，华尔街的股价开始下跌，但与股价缩水形成对台戏，黄金的价格却在一路高歌，仅第二天，纽约市场的黄金交易量就达到102万股。被战争阴影笼罩着的人们，一方面疯狂抛售股票，股市跌幅高达20%—30%，其中通用汽车的股票从58.875美元跌到39美元；另一方面人们又不顾一切抢购黄金。7月31日，纽约伦敦交易所闭市。效仿伦敦，忧心忡忡的纽约交易所也大门紧闭。

与经济崩溃的情形相似，银行再次发生挤兑现象，有几家银行倒闭，一切都处在腥风苦雨的不确定中。

交易所关闭了，会让一些失败者残存的希望烟消云散，但也剩下的强者找到了更多的机会。《格雷厄姆-华尔街教父回忆录》谈到，“随着证券交易所的歇业，许多无法适应形势的人肯定会退出华尔街，这样就留给有能力的人更多更好的机会。”

纽约交易所的关闭并没有彻底拉上交易停止的闸门，交易商转移到户外，“街边交易”或者“马路交易”再次盛行。人们似乎对这样的非常规交易并不反感，连受命调查此事的纽约交易所委员会委员，都替他们瞒天过海，他回来在报告中写道，“在新街上只有四个人和一条狗”。事实上，那条被称为“新街”的大街人头攒动，人们在那里进行着紧张而兴奋的交易。11月底，纽约交易所重新开张，到1915年4月完全恢复正常。

随着战争深入，被战争忽悠得晕头转向的华尔街商人突然发现，美国经济并没有被战争摧毁。相反，由于参战国对石油、枪支弹药、钢铁、车辆、通讯工具等的巨大需求，通用、伯利恒钢铁、杜邦等趁机抄底市场，美国经济空前繁荣。

利好消息如同长了翅膀，在华尔街四处流传，华尔街借着实体的抄底步步攀升，股市在战争中神奇地走牛：通用汽车涨到500美元，美国冶炼公司从56.25美元涨到108.125美元，伯利恒钢铁公司更是从46.125美元上涨到600美元，涨了一百多倍。华尔街股市从高端到低端的蹦极游戏，让华尔街投资者“数钱数到手发软”。伯利恒钢铁公司因拥有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控股权，手中的股票上涨到5400万美元。

华尔街的发迹远不止步于股票牛市，承销参战国借贷业务是他们的另一条发财之路。华尔街的很多金融家在借贷中的收益甚至比在华尔街投资股票，能够获得更为稳定、丰厚的利润。

一战爆发时，英国已经濒临破产，为顺利参战英国政府不得不向外借债。摩根的助手戴维森来到英国，与当时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洽谈美国提供信贷一事。1915年1月15日，摩根银行与英国达成协议，数额为1000万英镑。摩根银行收取1%的手续费，获利3000万美元。随后，摩根又如法炮制与法国签订信贷协议。5亿美元的贷款行动让华尔街金融家两眼放光。一开始，威尔逊总统以中立为由反对，但遭到来自银行家与其他政府官员更高的制止。国务卿罗伯特·兰辛更是大棒恐吓，“如果没有贷款，结果将是生产受限，

工业衰退，资本和劳动力闲置，大规模破产，财政危机，民怨沸腾和不满滋生。”被“民意”绑架的威尔逊不得不退步。在华尔街，一共有61家债券承销商和1570家金融机构加入这场战争财的争夺中，大量手续费进入摩根集团的腰包。

摩根除了担任英国政府向美国私人银行募集战争借款的唯一金融代理，还是英国在美国采购全部战争物资的唯一采购代理。同时，在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对德奥的战争中，英国又成为战争物资采购和贷款的保证人。摩根处于整个金字塔的最上端，其在战争中的财权可见一斑。

杜邦化工、雷明顿军火公司、温彻斯特军火公司和中西部粮食贸易公司，都因与摩根关系密切而“近水楼台先得月”，迅速占领了大片军需物品市场。摩根也因中间人的身份而赚得大量佣金（仅采购代理，摩根集团就能根据所装物品的净价抽取2%的佣金）。到1917年，摩根已经为英国政府在美国采购了超过200亿美元的军?物资。

1917年美国宣布参战，为筹措战争经费，美联储开始销售自由债券等国债。摩根一方面悄悄把手中的英国政府贷款更换成美国国库债券的普通券，另一方面摩根和华尔街其他银行承销美国债权。到1919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已发行21478亿美元的债券，以摩根为首的银行也拿到一笔诱人的佣金。1920年，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得意地说，“全世界的国债规模已经增加到2100亿美元，是过去六年的475%。很自然，各类公债的规模和参与其中的投资者数目翻了无数倍。发行如此巨额的债券，其影响在世界所有投资市场上都十分明显，但是尤以美国为甚。”

战争带给华尔街的抄底具有连续性，战时抄得热火朝天，战后更有他们施展拳脚的空间。

一战结束后，战后重建成为重复性的历史话题，英、法甚至战败国德国等因战争而陷入萧索的国家，亟需大量资金恢复元气，但国内银行早被战争掏空，心有余而力不足，资本出现大片洼地。于是，新

一茬的抄底开始了。在战争中把“抄底”术玩得让人眼花缭乱的摩根、花旗银行，带着沉甸甸的钱袋子“雄赳赳”地向国外开拓疆土，美国的贷款在战后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扎根，摩根等华尔街银行以完美的抄底为一战划了个完美的句号。

借着一战的跳板，纽约的光环盖过伦敦，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太阳，世界其他金融市场不得不围着它赚。

华尔街扬眉吐气，有人欢呼，有人嘲讽，也有人为此忧心忡忡。纽约市市长约翰·海于1927年抱怨，“我们共和国的真正威胁是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它就像一只巨大的章鱼，用它无数黏稠的触角紧紧裹挟着我们的城市、州和国家。这只章鱼的头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集团和一小撮被称为国际银行家的具有极大能量的金融寡头，他们实际上操纵着美国政府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控制政府，这样使剥削一个国家的公民和资源变得更加容易。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家族从这个国家诞生之初就竭尽全力来使权力（他们将我们的“领导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和财富（他们通过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来汲取社会财富）高度集中。”

除了“绑架”政府，华尔街还是无意中充当了战争的帮凶，如果没有他们不辞辛苦的提供贷款与帮助，长达四年的一战可能会缩短时间。然而，在贪婪的驱使下，他们已顾不得和平与道义，他们的智慧完全被金钱所迷惑。

杜邦公司：贩卖死亡的商人

193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死亡商人》的畅销书，书中写道，恰恰是军火制造商为牟取暴利破坏把美国政府拖下水，破坏了美国的中立，也掠夺了更多人的生命，他们才是真正的“死亡商人。”

和平年代，他们不显山不露水，人们很难嗅到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死亡气息。一旦战火点燃，他们就会异常活跃，把军火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交战国手中，成为推动战争升级的幕后推手。对于这些死亡商人，经济繁荣反而让他们有气无力，而血雨腥风的战火会给他们打上超剂量的兴奋剂。

战争来了，收获的季节也来了。

杜邦公司属于死亡商人的行列，他们以火药为武器，屡屡在抄底战争中得手，上演着“屡战屡胜，率胜率战”的敛财大戏。

作为死亡商人，杜邦公司最拿手的是在烽烟四起中抄底军火市场。由于加入战争这个催化剂，军火市场的蛋糕空前膨胀。当然，对这块蛋糕虎视眈眈的也不止杜邦公司一家。杜邦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战争中脱颖而出，很大部分源于杜邦领导人的善于钻营与创新。杜邦公司的火药不断升级换代，与现代战争的武器需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而具备核心竞争力，这成为杜邦公司抄底的重要砝码。

1850年，杜邦家族的成员拉蒙成为杜邦炼硝厂的负责人，拉蒙的加入为杜邦公司的产品更新注入了新鲜血液。之前。杜邦公司使用的是印度制造的硝酸钾制造火药，拉蒙认为秘鲁的硝酸铵不仅供应量充足、价格低，还能提高火药的质量，于是杜邦公司专门开办了一家制造新型炸药的工厂；

南北战争爆发前，美国陆军兵工厂遇到难题，其制造的一座口径为20英寸的大炮，产生推力需要起爆速度慢的火药，但当时大部分火药都不具备这种特点。拉蒙夜以继日的在实验室试验，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在钢板上凿出半圆形的园洞，把火药颗粒装进去，再增

加20磅的压力。陆军兵工厂很快把这种加速型火药用于制造炮弹，后来这种杀伤力极强的大炮在战争中大显身手，杜邦公司也名声大噪，提高了品牌知名度。

南北战争爆发后，杜邦公司大显身手，利用战争亟需火药的空子，落井下石提高火药价格，以从美国金库中赚取高额利润。尽管联邦政府也频繁出手干预——每出售一磅火药，交纳一美分税，但这对杜邦公司无关痛痒，他们继续我行我素。到1863年11月，杜邦公司火药的价格上涨了70%。

1862年，杜邦公司从政府合同中赚取66.1万美元，1863年为52.7万美元，1864年为44万美元，从1865年1月到3月，杜邦又赚了6.5万美元。而且，在南北战争的最后阶段，政府财力空虚，只得向杜邦公司赊借。1865年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又以每磅33.5美分的高价，偿还给杜邦公司。

战争落下帷幕，经济萧条，在战争中抄底军火市场的杜邦公司，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抄底征程——兼并中小火药厂，垄断火药行业。1873年的经济危机，不少企业濒临破产，杜邦公司趁机收购，大批中小火药企业成为杜邦公司的子公司，连美国三大企业之一的哈萨德火药公司也被杜邦收购。杜邦还购买了加利福尼亚火药厂43%的产权。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杜邦公司已控制全美黑色火药的65%。而到19世纪初，杜邦公司已拥有了火药市场75%的占有率，黄色火药占有率高达100%。同时，杜邦还垄断了开凿巴拿马运河所需炸药的供销权，把美国火药公司、湖滨火药公司和伯顿火药公司等竞争对手置于死地。此时，杜邦公司在火药领域里的垄断权，毫不逊色于洛克菲勒在石油领域的垄断。

杜邦公司的扩张事业浩浩荡荡，似乎已达到巅峰。一战又开始了，为杜邦公司送上了另一道抄底大餐。由于在一战中广泛使用战壕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攻坚战成为交战双方的关键战术，这也大大刺激了对烈性炸药的需求。杜邦公司这个贩卖死亡的商人再次纵横捭阖，

哪里有市场，他们的天平就向哪里倾斜。只管低头发财，不管正义是非，也不管输赢。和平与人道与他们无关，他们也无暇顾及。

一战爆发前，杜邦公司只能生产840万磅无烟火药，而半年之后，杜邦公司的生产能力就膨胀了13倍。仅仅1914年8月至12月22日，英国及其盟国向杜邦订购了2162.13万磅炸药。一战期间，杜邦公司向协约国提供了他们所需炸药的40%。此外，杜邦公司还制造毒气、爆炸装置和掩护舰只的烟幕筒。据称，仅一战，杜邦公司捞了十多亿美元毛利。

杜邦公司的高明之处在于抄底市场与抄底企业环环相扣。战争中抄底，杜邦公司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少的代价聚积大量财富；战争结束后，杜邦公司又利于战争中积累的财富抄底企业，扩大产能，为新一轮在战争中进行抄底冲刺做准备。抄底火药市场——并购企业——抄底火药市场……数次抄底后，杜邦公司靠抄底成为军火巨头。

杜邦公司还善?审时度势。在一战中，杜邦公司领导人皮埃尔就意识到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一旦战争结束，杜邦公司将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如果在战后还盲目生产火药，那么被市场炒鱿鱼的肯定就是杜邦公司了。远见的皮埃尔意识到，战后应抄底民用市场，为美国乃至世界普通的消费者服务。因此，皮埃尔未雨绸缪，制定新的发展战略，一面继续为战争提供火药，一面向化工转型。1917年，杜邦在新泽西州建立了燃料工厂。

德国战败后，美国把从德国没收的4000件专利提供给美国企业。杜邦抄底技术，利用先进的德国技术向化工领域进军。同时，杜邦公司还展开疯狂并购，杜邦为世人缔造了前所未有的化学帝国。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杜邦公司在一战期间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吞并。在摩根集团的支持下，比利·杜朗于1908年创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由于比利·杜朗治理有方，通用汽车迅速发展。但由于比利·杜朗太急于做大做强，于1910年前后吞下太多中小企业，结果消化不良，中了盲目扩张的毒，通用资金链面临着断裂危机，只得被银行接管。

1914年，皮埃尔与其秘书拉斯科布认为战争将给汽车业带来繁荣，于是把目标锁定到被当皮球踢来踢去的通用。财大气粗的皮埃尔连续吃进通用的股票，最后皮埃尔所持通用股票已超过通用总数的38%，比利·杜朗被逼无奈，只得交出控制权。

鲁迅曾说过，“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外国用来做枪炮御敌，中国却用来做鞭炮祭鬼神。”还要加一句——西方人用火药扩大战争并引起两败俱伤，而杜邦却利用火药抄底财富，坐收渔翁之利。

围坐一席分享战争蛋糕的，杜邦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能够看透战争真相的金融巨头，在大发战争财这条道路上亦步亦趋，前赴后继。其中摩根财团的爱德华·斯特蒂纽斯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二战期间，他作为摩根财团出口部（Export Department）的主管，执著于细节，做事一丝不苟，雷厉风行。为最大限度提高生产效率和运输效率，他为华尔街23号总部的每一道门都设立了警卫，并让生产商和代理商保持了最佳状态，每天采购高达1 000万美元的军事物资，并装船、启运，仅一个月的采购量就相当于20年前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由于在二战中的出色表现，斯特蒂纽斯被誉为美国军工业之父，其作用被认为“超过一个协约国军团”。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为金融家、商人在一战中高明的抄底而喝彩，他们对财富的驾驭及对时机的敏锐把握技巧，不失为经济发展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在道德、法律警戒线内抄底，那么，整个世界都会鼓励“抄吧，抄吧，不是罪。”正如华尔街教父格雷厄姆喜欢反复吟唱的丁尼生的《尤利西斯》：

来吧，朋友，追求美好的生活永不嫌晚，
为寻找新生活，行动起来吧，不要贪图安逸，
去摧毁一切障碍。
我的理想支撑着我，
乘一叶小舟，迎着落日的余辉，
沐浴着西方的星辰，前进，直至我生命终结。

或许，我将被大海吞噬，
或许，我将到达幸福的彼岸，
瞻仰到伟大而又声名赫赫的阿基里斯，
尽管要承受风雨，须坚持不懈，
尽管在暮年我们不再强壮有力
去撼动地球，撼动天堂，但我们始终
跳动一颗不屈的心。
岁月、命运使我们步履蹒跚，但坚定的信念
依然激励我们去奋斗、去探索、去寻求，
永不低头

.....